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五

宋辟雍生吳

禔註

正紀篇

紀小而綱大紀隨而綱舉陰陽者天之綱則五運六氣之出於陰陽者皆其紀也

論理貫三才章第一
天以清輕辟乎上地以重濁辟乎下運以回薄而應乎中擬諸三才其用各有所達擬諸三極其中各有所會擬諸三元其氣各有所統貫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

聖五

太極既判積氣之輕清者爲天而辟乎上積形之濁重者爲地而辟乎下一上一下而五運迴旋而相薄乎兩間擬諸三才則有相通之用是謂其用各有所達擬諸三極則有各立之體是謂其中各有所會擬諸三元則有無窮之運是謂其氣各有所統太虛寥廓萬物同原推而通之天也地也運也渾而爲一豈有異哉惟能貫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也寒暑燥濕風火氣固然矣然氣不獨用必待於形然後爲之生化木火土金水火形固然矣然形不獨立必資於氣然後爲之蕃育先立其年以知其氣運固然矣然

運不言用必與天地陰陽相參相應然後能成乎歲功
太陽爲寒化相火爲暑化陽明爲燥化太陰爲濕化
厥陰爲風化君火爲熱化此六者在天之氣所以謂
生生化化者也然必得形而後生化之道有所托是
謂氣不獨用必待於形然後爲之生化也東方木爲
初南方火次之西方金又次之北方水爲終而土居
其中此五者在地之形所以爲蕃秀象育者也然必
得氣而後蕃育之功有所運是謂形不獨立又資於
氣而後爲之蕃育木火土金水而復言火者火有君
相也言寒暑燥濕風又言火而不言熱者君火之尊

聖五

二

以名不以位故也大抵在氣則以君火爲尊而在形
則以土爲尊此君火所以不言熱而土之序所以在
四者之中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氣運固然矣若甲己
土乙庚金之類是也然運不自用必與天地陰陽相
參相應者蓋有天之陰陽有地之陰陽有運之陰陽
相參相應然後能成歲之功此之謂道無二致而理
亦同歸也

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運有大小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
足而往有餘從之察夫有餘不足則知消息盈虛皆自
然之數有勝有復有治有淫察夫勝復淫治則知升降

往來皆自然之理原始要終以平爲則德化政令不能相加也盛衰勝復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知此則始可與議道之太常矣在天之氣有多少故陰陽有三等之不同在地之形有盛衰故五行有衍耗之不一在中之運太過爲太不及爲少太則有餘少者不足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是皆消息盈虛之數也是以察夫有餘不足則知消息盈虛皆自然之數如少角之歲清化來勝則子火爲復以熱復金少宮之歲風化來勝則子金爲復以清復木若此之類有勝有復之

聖五

三

謂也如歲厥陰在泉風淫於中治以辛涼歲少陰在泉熱淫於中治以鹹寒若此之類有治有淫之謂也是皆升降往來之理也是以察夫勝復淫治則知升降往來皆自然之理原其始則有勝有淫要其終則有復有治復其勝治其淫斯能以平爲期德化政令不能以相加也若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各稱其施故不能相加復以稱勝之盛衰故不能相多也往以稱來之小大故不能相過也有勝有復有淫有治其用之升降不能相無此之謂自然數自然之理也眞能知此則始可與議道之太

常道之太常以變故常消息盈虛升降往來是乃道之所以爲太常與

雖然通天下一氣未有麗於氣而能外夫形之範圍類萬物一形未有麗於形而能出乎氣之橐籥其巧妙其功深固非小智所能窺測也而論造化必本之氣運者蓋天職生覆穹然而剛健地職形載隤然而止靜運以統歲布化而遞遷相感相召而損益著生生化而品彙彰宜有至神不測爲之斡旋宰制乎其間故曰陰陽者天地之道路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化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倘不知此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氣立其中乎是乃裂一爲三者爾夫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

太初判而氣於此分太始立而形於此著故通天下
一氣類萬物一形氣待形而有所托形待氣而有所
運故未有麗於氣而能外夫形之範圍未有麗夫形
而能出於氣之橐籥刻雕之巧不示出爲之功不顯
故其巧妙其功深彼小智溺於間間之域而不覩其
全豈足以窺測哉生覆者天之職穹然而以剛健爲
德形載者地之職隤然而以止靜爲德運以統每歲

之化遞遷而不窮相感而後有應相召而後有至此或損或益所以著也析不生而有生析不化而有化此品彙不同所以彰也此論造化者所以必本之氣運也宜有至神不測爲之斡旋宰制乎其間者天地歲運孰使之然哉必有機緘而爲之斡旋必有主張而爲之宰制若是者妙而無方故謂之至神陰陽也變化也神聖也所謂至神不測者也蓋天地由乎陰陽而兆氣形是以陰陽者天地之道萬物之多總乎陰陽是謂綱紀變化之功生於陰陽是謂父母生殺之權立於陰陽是謂本始神明之隱顯藏於陰陽故

謂之府也物生謂之化因形移易也物極謂之變化而裁之也陰陽不測謂之神言陰陽之成變化莫測其所以然此神之妙也神用之所以無方有待於聖人是謂神用無方謂之聖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由聖而至於神蓋言聖人入而之神也若乃闡神道而致無方之用則神於聖人固有所待夫天地萬物變化生殺神明固囿於陰陽而陰陽不測者與乎神彼氣形歲運貫三爲一皆至神爲之斡旋宰制體至神而與之爲一者聖人之事倘不知此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氣立其中乎是乃裂一爲三則

不該不偏一曲之士烏能知至神之所爲若此者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

循常施化章第二

陰陽妙本通天地爲一氣自其定位言之則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有形者位乎下而上奉於天無形者運乎上而下應於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天地陰陽之理無餘蘊焉

太初未判陰陽之妙本存焉統天地爲一氣者雖爲陰陽氣一而已自其定位言之則寒暑燥濕風火天

聖五

六

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此言上下相召也有形者位乎下而上奉於天則地氣上騰無形者運於上而下應於地則天氣下降此兩者謂之交通而成和者也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象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陰陽以實爲利以虛爲用則其理爲無餘蘊焉

六節氣位有三陰有三陽厥陰風木爲初氣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風氣乃行爲號令之始以應春少陰君火爲二氣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暄淑乃行不司炎暑以

應君德少陽相火爲三氣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炎熱
乃行以應夏太陰濕土爲四氣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
雲雨乃行以應四季陽明燥金爲五氣自斗建酉正至
亥之中清氣以行以應秋太陽寒水爲六氣自斗建亥
正至丑之中寒氣乃行以應冬皆六十日有奇凡茲位
之不變者也

初之氣始於大寒而終於驚蟄是謂斗建丑正至卯
之中二之氣始於春分而終於立夏是謂自斗建卯
正至巳之中始於小滿終於小暑爲三之氣是謂自
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始於大暑終於白露爲四之氣

聖五

七

是謂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始於秋分終於立冬爲
五之氣是謂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始於小雪終於
小寒爲終之氣是謂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爲風氣
爲暄淑爲炎熱爲雲雨爲清氣爲寒氣六者之化也
爲號令之始六氣此其肇也不司炎暑以應君德君
無爲而尊也皆六十日而有奇者蓋周天之度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一則一晷之日亦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六氣各司六十日則三百有六旬矣
以其有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所以有奇焉申子辰之
歲初氣始於水下一刻巳酉丑之歲初氣始於二十

六刻寅午戌之歲始於五十一刻亥卯未之歲始於七十六刻者皆以此也

如子午之歲少陰司天爲三氣陽明在泉爲終氣則知太陽爲初厥陰爲二太陰爲四少陽爲五卯酉之歲陽明司天爲三氣少陰在泉爲終氣則知太陰爲初少陽爲二太陽爲四厥陰爲五凡茲位之相推者也舉子午卯酉之歲則他可觸類而知矣

司天者司半歲之前故每歲司天當三之氣在泉者司半歲之後故每歲在泉當終之氣少陰君火其本在午其標在子陽明燥金其本在酉其標在卯故子

聖五

八

午之歲少陰司天卯酉之歲陽明司天也少陰司天爲三氣陽明在泉爲終氣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則知太陽爲初厥陰爲二也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則知太陰爲四少陽爲五也陽明司天爲三氣少陰在泉爲終氣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則知太陰爲初少陽爲二也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則知太陽爲四厥陰爲五也舉子午卯酉歲而他可觸類而知者子午陰陽之正卯酉陰陽之中中立而陰陽之要得此所以他可觸類而知矣

不變者靜而守位故曰主相推者動而不息故曰客二氣施布或止或流茲所以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高下相召升降相因勝復淫治於是行焉自初氣起於斗建丑正至中氣正子丑之中者位之不變者也自子午之歲少陰司天爲三氣至卯酉之歲太陽爲四厥陰爲五者位之相推者也不變者靜而守位故曰主主者以言地之處也相推者動而不息故曰客客者以言天之運也來之者主道故靜爲主運之者客道故動爲客二氣施布或止或流者此也天氣下降而有所謂上升則地氣不應而天爲蒼者無有也地氣上升而有所謂下降則天氣而地爲蒼者無有也天高地下其體之相召地升天降其用之相因於是木運不及金來勝也火爲木子復能勝金土運不及木來勝也金爲土子復能勝木若是之類是爲勝復勝復之作子復母讎也厥陰在泉風淫所勝治以辛少陰在泉熱淫所勝治以寒若是之類是爲淫治淫治之作使適其初也天地相合而有或勝或復或淫或治四者於是行焉自然之理也

故曰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然

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者以天氣不加君火故也知此則六氣客主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天下至曠存焉

干有五陽又有五陰支有六陽又有六陰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者蓋二十四氣而成一歲積三十歲而七百二十氣備矣甲子之歲同於甲午乙丑之歲同於乙未甲子之後三十歲與甲午之後三十歲其上其下其化其正氣化日其邪氣化日無不同也故七百二十氣謂之一紀非特此也自甲子乙丑納音爲金而甲午乙未同焉至壬辰癸

聖五

十

巳納音爲水而壬戌癸亥同焉以三十歲爲紀也宜矣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爲一周者以其子午之異則三十歲之支未嘗同也所以必待六十歲而爲一周惟周則復始是以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以天氣不加君火者蓋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無爲而尊君之道也惟天以六爲節故火離而爲二而土居二火之中惟地以五爲制故火合而爲一而土居二火之後此五六之辨也故天元紀大論曰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也六氣主客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者言

甲四時既立六氣分六十歲而周周而復始如環無端矣若是則可驗者在氣可推者在數氣數之所以然孰居無事而推行之與此則天下之至蹟存焉耳非惟客主加臨爲然若火運歲少陽爲天氣之屬是天與運適相符合故有所謂天符者木運臨卯之屬是運與歲適相符合故有所謂歲會者

丹天之氣橫於戊癸之上故戊癸爲火運少陽爲天氣者庚申之歲也火運歲少陽爲天氣戊寅戊申是也戊者運之火少陽者天氣之火是天與運適相符合故謂之天符蒼天之氣橫於丁壬之上故丁壬爲

聖五

土

木運卯者木旺之地木運臨卯丁卯是也丁者運之木卯者歲之木是運與歲適相會遇故謂之歲會

木運歲下加厥陰之屬則又謂之同天符以有餘而加故也水運歲下見太陽之屬則謂之同歲會以不足而加故也

木運歲下加厥陰壬寅壬申之歲也謂之同天符在泉厥陰同木運也水運歲下見太陽辛丑辛未之歲也謂之同歲會在泉太陽同水運也陽年曰同天符故以有餘而加也陰年曰同歲會故以不足而加也甲運臨辰戊曰歲會乃復下見太陰則又謂之歲會

同天符土運臨丑未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既曰歲會乃復丑未上見太陰午上見少陰酉上見陽明則又謂之太乙天符

甲辰甲戌支干皆土故曰歲會上見太陽下見太陰太陰土也土運之歲太陰在泉是謂同天符今以支干之會而加之所以又謂之歲會同天符也土運臨酉丑未己丑己未是也火運臨午戊午是也金運臨酉乙酉是也凡此支干相會爲歲會之年而丑未上見太陰土午上見少陰火酉上見陽明金與司天之氣相符謂之天符今以運與氣符而辰又三合焉所以又謂之太乙天符太乙者尊之號也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蓋謂是也

聖五

三

是皆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而和之候耶良工審劑調經明標探本宜悉意於此况夫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皆消息盈虛係焉曾未洞達而曰能己人之疾可乎

天地交應而上下相遘陰陽交作而寒暑相臨無相勝克故相得則和也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

劑之不可不審也無盛盛無虛虛無致邪無失正經之不可不調也有在標求標在本求本有在本求標在標求本標之不可不明本之不可不探也審劑調經明標探本皆不出乎五六之相合於此可不悉意乎况乎六化分治五味所嘗五色所彰也五藏於此各有宜焉是皆三陰三陽消息盈虛之所係曾未洞達而曰能已人之疾豈不猶冥行而索塗者耶

形精乎應章第三

虹霓雲霧風雨四時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河海金石水火則積形之成乎地者也肇自丹天之氣橫於牛

聖五

三

女之墟齡天之氣呈於心尾之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氏昴畢元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則知形氣渾淪之初所謂五運之化蓋已符五星之精矣

氣証爲虹霓氣外爲雲霧動而爲風亨而爲雨運而爲四時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結爲山岳融爲河海凝爲金石火緣於薪木麗乎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丹天之氣橫牛女之墟臨戊癸之位是爲火運齡天之氣呈心尾之分臨甲巳之位是爲土運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臨丁壬之位是爲木運素天之氣

經於張翼婁胃臨丙辛之位是爲水運五運所經二十八宿與十干之分昭然可見因此以紀五天而明五運則是形氣渾淪之初已符五星之精矣

形精相感化出品彙五行迭運而不窮五星遞照而不忒故曰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昧者徒見積氣昭乎上積形位乎下歲運位乎中曾未達貫三爲一之理也

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天地以形精相感品彙出焉五行迭運而不窮地以形運也五星遞照而不忒

聖五

西

天以精照也七曜緯虛日月五星行乎天也五行麗地木火金水附乎地也言虛則知地之爲實言地則知虛之爲天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形類言五行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精氣言七曜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曷得以相離哉昧者徒見積氣昭乎上積形位乎下歲運居其中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歲立其中乎烏知貫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

五行之氣上應五星內徹五藏歲運更治盈虛相從非太過則不及方其過也氣必有盪已勝者蒙其害逮其

甚也物極斯反勝已者亦能乘之如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觀歲星之色則知木氣彌盛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熒惑之色則知火氣彌盛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觀鎮星之色則知土氣彌盛邪傷肝木知歲金之太過燥氣有餘著驗乎太白邪害心火知歲水之太過寒氣有餘著驗乎辰星得非氣有必蓋而已勝者蒙其害與

地之五行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藏歲運之太過不及則五星五藏之應若合符契方其過也氣必有蓋已勝者蒙其害盛則制已所不勝故也逮其甚也物

聖五

五

極斯反勝已者亦能乘之太過而病則已所不勝者侮而乘之故也歲木太過發生之紀也風氣流行脾土受邪者土得木而達也歲星於此光明爲甚木盛故也歲火太過赫曦之紀也炎暑流行肺金受邪金得火而缺也熒惑於此光明爲甚火盛故也歲土太過敦阜之紀也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水得土絕也鎮星於此光明爲甚土盛故也邪傷肝木木得金而伐也故知歲金之太過燥氣有餘故著驗乎太白邪害心火火得水而滅也故知歲水之太過寒氣有餘水有餘故著驗乎辰星此之謂氣必有蓋而已勝者蒙

其害與

如木運過甚而肝自病太白之色得以復其守火運過甚而心自病辰星之色得以復其守土運過甚而脾自病歲星之色得以復其守金甚則肺病熒惑之色得以復其守水甚則腎病鎮星之色得以復其守得非物極斯反而勝已者亦能乘之與

木甚而病太白之色復其守勝木者也火甚而病辰星之色復其守勝火者也至脾病而歲星復其守肺病而熒惑復其守腎病而鎮星復其守皆反爲己不勝者所勝也凡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以

聖五

去

其侮所不勝及其病而不勝者乘而勝之此所以爲復其守也此之謂物極斯反而勝已者能乘之

凡茲歲運太過所應然爾若其不及則勝復行焉如木不及而金勝則星應乎太白火不及而水勝則星應乎辰土不及而木勝則星應乎歲金不及而火勝則星應乎熒惑水不及而土勝則星應乎鎮至於勝極來復則木運之歲熒惑剋金火運之歲鎮星剋水土運之歲太白剋木金運之歲辰星剋火水運之歲歲星剋土其相剋者乃所以相合

木不及而金勝火不及而水勝土不及而木勝金不

及而火勝水不及而土勝五行相剋之理也金勝而星應乎太白水勝而星應乎辰木勝而星應乎歲火勝而星應乎熒惑土勝而星應乎鎮五星之盛各從其類也至勝極來復則木運之歲熒惑剋金火運之歲鎮星剋水熒惑火也火木子也鎮星土也土火子也剋金剋水子復母讎也若太白剋木辰星剋火歲星剋土其復一也相勝而剋之於前而又有復之於後故謂之其相剋者乃所以爲相治也

五運之政猶權與衡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勝者復之要皆適其平而已夫惟平氣協應故星軌循度疾疢不作於此可以察天地之和也

聖五

七

衡之低昂視權之進退而後得其平五運政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勝者復之猶權衡焉欲適其平而已歲運之紀土則五星係焉內則五藏屬焉是以平氣協應則五星循度疾疢不作於此可以察天地之和也

真人在御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均調適平使五星循度而天昭其功疾疢不作而民無天孽薰爲太平鬱爲嘉瑞充塞乎宇宙之間無非天地之和或曰勝復之歲不能無災然九州異域九星異宮陰陽

沴氣亦不遍及如少角之歲木運不及則災青之分少
徵之歲火運不及則災揚之分少宮之歲土運不及則
災豫之分少商之歲金運不及則災梁之分少羽之歲
水運不及則災冀之分

勝復之歲歲運不及故不能無災九州異域若冀在
坎揚在離青在震梁在兌之類也九星異宮若一宮
天蓬九宮天英三宮天衝七宮天柱之類是也陰陽
沴氣亦不遍及災不及之分也如少角之歲木運不
及則散落之災災青之分東方震三宮也少徵之歲
火運不及則燔炳之災災揚之分南方離九宮也少

聖五

六

宮之歲土運不及則霖潰之災災豫之分中央土五
宮也少商之歲金運不及則蒼隕之災災梁之分西
方兌七宮也少羽之歲水運不及則凍雪霜雹之災
災冀之分北方坎一宮也

木火土金皆有應宮然非正司也不爲災青特居乾坤
艮巽之分以爲之應爾水無應宮者是又天地之父母
萬物之所從出太一爲水之尊號故與觸類推之則五
音所合五色所象五事所主五常所本皆形精攸應自然之
理也

木應四宮火應八宮東南東北之維也土應二宮金

應六宮西南西北之維也木火土金皆有應宮者如此然非正司也不爲災青特居乾坤艮巽之方以爲之應爾者言當四隅而不當四方之正也水無應宮者是又天地之父母萬物之所從出太乙爲水之尊號者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水之眞精肇於是焉天地萬物由此而始太乙尊號特立不羣故無應宮觸類推之則五音所合五色所象五事所主五常所本皆形精攸應自然之理者蓋五者天數之中受之可以立命以之可以制命三天爲陽足以合六兩地爲陰足以合九形在乎下精昭乎上得此故也如之何而不相應哉是以發爲五音顯爲五色五事之所以爲性之眞五常之所以爲德之大其本一也此之謂自然之理又孰得以人僞而加毫末於其間耶

政治權衡章第四

成變化行鬼神往來無所終窮者莫大於五行在天之爲氣在地之爲形由中之爲運其有外於是哉於是相生相繼相剋相治者相生相繼則相得者也爲和爲平是爲牽氣相剋相治則不相與者也有勝有復有過有不及其變不可勝察矣

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由人道而私焉爲鬼

由天道而公焉爲神變化之不測者也以五行而成鬼神至幽者也以五行而迭往迭來還相爲本如環無端曷得其終窮耶氣立於天形布於地運行其中無適而非五行也相生以相繼父子之道也相剋以相治夫婦之道也相繼者和而無乖平而無陂是爲和平相剋者有勝於前有復於後有餘者過不足者不及其變遂至於不可勝察矣

雖然以迹而觀固有差數及揆之理以平爲期而已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姑據其要而言之有天氣生運有運生天氣有天氣勝運有運勝

聖五

五

天氣名雖不同理皆可考若二火爲天氣遇甲太陰爲天氣遇乙陽明爲天氣遇辛太陽爲天氣遇壬厥陰爲天氣遇癸此皆天氣生運也天氣生運斯爲順化

五運之政猶權與衡要之適其平而已知以平爲期是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不知其要則消息盈虛數何由推升降往來理何由得故流散無窮也天氣生運運生天氣天氣勝運運勝天氣所謂要也二火爲天氣遇甲甲子甲午甲寅甲申之勝也太陰爲天氣遇乙乙丑乙未之歲也甲土也天氣以火生土乙金也天氣以土生金至陽明爲天氣遇辛太陽爲天

氣遇壬厥陰爲天氣遇癸所以皆爲天氣生運也自
上生下斯爲順化
若太陰爲天氣遇癸二火爲天氣遇壬陽明爲天氣遇
己太陽爲天氣遇庚厥陰爲天氣遇辛此皆運生乎天
氣也運生天氣雖曰相生然自下生上較之順化異矣
太陰爲天氣遇癸癸丑癸未之歲也二火爲天氣遇
壬壬子壬午壬寅壬申之歲也癸火生太陰壬木生
二火至陽明爲天氣遇己太陽爲天氣遇庚厥陰爲
天氣遇辛所以皆爲運生天氣也自下生上雖曰相
得理難從也故較之順化異矣

聖五

五

至若陽明爲天氣而遇丁二火爲天氣而遇庚太陰爲
天氣而遇辛太陽爲天氣而遇戊厥陰爲天氣而遇己
此則天氣勝運也太陽爲天氣而遇甲二火爲天氣而
遇丙太陰爲天氣而遇丁陽明爲天氣而遇癸厥陰爲
天氣而遇乙此則運勝天氣也氣運上下相勝不同斯
弗和矣

陽明爲天氣而遇丁丁卯丁酉之歲也二火爲天氣
而遇庚庚子庚午庚寅庚申之歲也丁木也受制於
陽明庚金也受制於二火太陰土而遇辛水太陽水而
遇戊火厥陰木而遇己土其受制於天氣一也是謂

天氣勝運太陽爲天氣而遇甲甲辰甲戌之歲也二火爲天氣而遇丙丙子丙午丙寅丙申之歲也甲土也足以勝太陽丙水也足以勝二火太陰土而遇丁木陽明金而遇癸火厥陰木而遇乙金其見制於歲運一也是謂運勝天氣或氣勝運或運勝氣上下相勝不同斯弗和矣

非特此也以支干相合而論之理亦如此甲丙戊庚壬五者皆陽干申子辰寅午戌六者皆陽支以陽干配陽支二陽用事其氣常盛故運行太過乙丁己辛癸五者皆陰干亥卯未巳酉丑六者皆陰支以陰干配陰支二

聖五

三

陰用事其氣常衰故運行爲不及運行太過數盈而多運行不及數虧而少經所謂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是也

六微旨大論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蓋拆於甲屈於乙陽上而外爲丙與陰相丁爲丁戌左右有出入之道己辰左有得己之理更於庚新於辛胎於壬徹於癸此十者謂之干生於子紐於丑見於寅闕於卯辰爲過中己爲正陽午則陰在上未則木重徹申泄陽也酉陰中也陽藏於戌陰純於亥此十二者謂之支甲丙

戊庚壬皆陽干申子辰寅午戌皆陽支支干之陽先陰者也以陽干配陽支二陽用事其氣常盛故運行爲太過陽道常饒也乙丁己辛癸皆陰干亥卯未巳酉丑皆陰支支干之陰繼陽者也以陰干配陰支二陰用事其氣常衰故運行爲不及陰道常乏也惟常饒故數盈而多惟常乏故數虧而少經所謂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是也成言無虧生言未盈

太過者足以勝物而化有餘故有敦阜堅成流行發生赫曦之紀不及者或有所制而化不足故有卑監從革涸流委和伏明之紀物囿於此衍耗有無皆可得知也

聖五

五

夫過以勝物而化有餘土曰敦阜積而高故也金曰堅成剛而凝也水曰流行泮而溢也木曰發生達而榮也火曰赫曦炎而明也不及者或有所制而化不足故土曰卑監守乎下也金曰從革順火化也水曰涸流竭其源也木曰委和則委而不振火曰伏明則伏而不發運之太過不及物物係焉此衍耗有無所以皆可得而知也

若乃天符歲直三合爲治與夫太過不及同天化太過不及同地化此則相應相與亦謂之平氣唯變行有多

少病形有微甚生殺有早晏耳

應天爲天符運與氣相符也承歲爲歲直運與歲相會也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是以謂之三合三合爲治命曰太乙天符之會也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凡此二十四歲也其加也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其臨也太過不及皆曰天符此則相會相與也亦謂之平氣也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邪之中人也執法者速而危行令者徐而持天符太乙者暴而殆推此則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殺有早晏可見矣

聖五

五

是以陰陽之氣不可一於太盛亦不可一於太衰盛衰既甚無以濟之非所以全歲功也胡不觀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乎蓋亢則害承乃制必底平均莫或偏勝斯可與論至和之道

陰陽之氣不可一於太盛亦不可一於太衰盛必有以濟其過衰必有以濟其不及是乃所以全歲功火剋金金生水則金於火妻道也而水子道也土剋水水生木則水於土妻道也而木子道也相火之下水

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子承父焉而水之於火
木之於土亢則害承乃制亢斯甚制斯微相剋以相
治也聖人於此高者抑下者舉財成輔相必底平均
莫或偏勝斯所以爲至和也賦益冬夏以調
生氣資治章第五
神機氣立出入升降喘蠕肖翹無非生化之字方且與
時推遷使府藏無過不及之傷則穀藥氣味有損益多
寡之理蓋太和滋育有象涵融稼穡作甘冲氣猶足歲
穀間穀特異於藥石氣味之宜凡以穀氣充實全眞保
精非止生剋欲惡以平治抑揚爲事而已故六氣分治
運居其中司天在泉氣相合也太過不及運相隨也天
地升降氣交而生化食穀不言運專於六氣者以生化
之本肇於此

聖五

聖

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或出或入
或升或降喘蠕之蟲肖翹之物無非生化之字也方
且與時推遷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制勝
生成之不同故穀藥氣味有損益多寡乃所以使府
藏無過不及之傷也太和滋育有爲涵容生化之原
物無殊稟也然或得其偏而不全則備天地陰陽之
和而不偏者稼穡而已故稼穡作甘冲氣充足若是

者天五之土所種故也周官言五藥療之五氣養之
五味節之而不及五穀則知穀非特療之養之節之
而已胃納之而播氣於諸脈此所以爲民命也歲穀
間穀特異於藥石氣味之宜凡以穀氣充實全眞保
精者非止生剋欲惡以平治抑揚爲事而已者此也
六氣分治運居其中則氣運相參司天在泉氣相合
者上下之分也太過不及運相隨者盈虛之理也天
地升降氣交而生化食穀不言運專於六氣者兩者
交通成和則氣而已故生化之本肇於此

歲穀者司天在泉之穀也若太陽司天食以元幹之屬

聖五

五

間穀者左右司步之穀也若太陽司天陽明厥陰間於
天少陰少陽間於地或食蒼白丹之屬歲穀所以全眞
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

司天在泉爲正故其穀爲歲穀間氣者爲偏故其穀
爲間穀太陽司天則太陰在泉太陽爲元太陰爲幹
故其穀以元幹太陽司天陽明爲右厥陰爲左以間
於天少陰爲右少陽爲左以間於地厥陰爲蒼陽明
爲白少陰少陽爲丹故或食蒼白丹歲穀所以全眞
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全眞非特保精而已安氣
非特去邪而已

天地同德氣專化消若少陽厥陰寅申巳亥之歲不言食穀間氣者以此天地合德中有以相剋間穀當資以治也若陽明少陰司天在泉爲子午卯酉之歲金火相剋金柔而火勝取太陽間穀之水以抑火太陰司天太陽在泉爲丑未之歲土水相剋水柔而土勝取厥陰間穀之木以抑土是謂有餘抑之也然太陽司天太陰在泉辰戌之歲水土合德言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土性就下既已在泉不能上剋司天之水也食歲穀以全眞避虛邪以安正而已此六氣食穀之異也

天地同德氣專化消若少陽厥陰寅申巳亥之歲不

聖五

五

言食歲間穀者蓋少陽司天則厥陰在泉厥陰司天則少陽在泉少陽相火厥陰風木火木合德氣專化消也少陽之政寅申之紀也厥陰之政巳亥之紀也其氣專其化消則無俟於食穀故不言食歲間穀也天地合德中有以相剋則非氣專化消故食間穀者資以治也若陽明少陰司天在泉爲子午卯酉之歲則陽明金也少陰火也故金火相剋金柔而火勝取太陽間穀之水以抑火子午之歲曰食間穀以辟虛邪卯酉之紀曰食間穀以去其邪者以此太陰司天太陽在泉爲丑未之歲土之勝水者亦然故其紀曰

食間穀以保其精也惟太陽司天太陰司泉爲辰戌之歲土亦勝水也亦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土性就下既已在泉不能上剋司天之水也故其紀曰食歲穀以全真避虛邪以安正而已六元正紀大論或不言食歲穀間穀或言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其義可知矣是謂六氣食穀之異也

若乃六氣用事五味有補寫五運司化六氣有同異經言太陽司天太陰在泉雖以辰戌十歲爲言然五運同異必辨其詳初曰歲宜以苦燥之溫之以寒水宜溫濕土宜燥也然金水土運斯同寒濕木火之運斯異寒濕同者宜以燥熱異者當燥濕不可槩以苦燥爲治推是則六氣同異理皆如此

聖五

天

五味補寫蓋損益之制也六氣同異蓋變化之理也太陽司天太陰在泉雖以辰戌十歲爲言然五運同異必辨其詳此言辰戌之紀也辰戌合甲丙戊庚壬而爲十歲十歲之中或同或異不可不辨歲宜以苦燥之溫之以寒水宜溫言司天也濕土宜燥言在泉也寒者司天之氣濕者在泉之氣金水土運斯同寒濕者司天水也在泉土也土生金金生水金水土三者無所勝剋斯同寒濕故同者宜以燥熱木火之運

斯異寒濕者木勝在泉之土火爲司天水所勝焉異於司天在泉之氣斯異寒濕故異者當以燥濕不可天槩以苦燥爲治推是則六氣同異皆可以類見矣經言歲土太過雖曰濕氣流行而運有加臨必辨其氣若甲子甲午必曰中苦熱者以濕土太過燥以熱之也然甲辰甲戌雖曰太宮而土臨辰戌是謂歲會止曰中苦溫者以歲會氣和不可槩以苦熱爲宜推是則五運加臨理皆如此

土爲濕化故敦阜之紀歲土太過濕氣流行運之加臨有同有異故必辨其氣若甲子甲午必曰中苦熱

聖五

无

者以濕土太過燥以熱之也蓋子水也午火也甲運之於水火相異也濕土太過燥以熱之宜矣甲辰甲戌雖曰太宮而土臨辰戌是爲歲會蓋甲土也辰戌亦土也兩者相會故曰歲會止曰中苦溫者以歲會氣和苦溫可也於苦熱則有所不必焉舉此則他可知矣故推是則五運加臨理皆如此

又况客主之氣同爲補寫客氣補寫之中必和以所宜天地之氣同有治淫勝復天氣之淫言平而不言治亦以客氣當用事天氣當司歲雖曰治之實有以從之非若主氣在泉其令不專此藥食氣味之用也

補不足寫有餘淫者治勝者復此氣之所以適其平
客氣補寫之中必和以所宜其與主氣異矣天氣之
淫言平而不言治其與在泉異矣以客氣當用事天
氣當司歲尤戒其治之太過而適其平也至是則藥
食氣味之用得其宜矣

夫天地不外乎陰陽陰陽不遠於度數卽度數以觀天
地之位則時立氣布可推測而知卽度數以觀天地之
化則至神不測不可卽粗爲得也惟超出乎度數者然
後可以論變化生成之道

天地不外乎陰陽則因陰陽可以盡天地之道陰陽

聖五

三

不遠於度數則因度數可以見陰陽之理時立氣布
者在乎度數之間故可推測而知至神不測則越乎
度數之外故不可卽粗爲得也

眞人御世施五穀之養調五味之化適補瀉治淫之
宜方且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豈
拘於度數之域是爲超出乎度數而論變化生成之
道也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六

食頤篇
上下有雷於卦爲頤上止下動交相養也頤中有物

養之道也人皆知穀畜之類可以爲養殊不知物性有相戾物宜有畏惡智者於此使順陰陽之義取稼穡之和審氣味之宜則致養之道得矣

因時調節章第一
食飲致用以六穀六牲六清者舉地數之中也疾病致養以五味五穀五藥者舉天數之中也夫物芸芸俱受

聖六

天地之中胃圍天五冲氣屬焉資動植於形精之養豈能外天地之中數故食羹醬飲有四時溫熱涼寒之眠鼎俎邊豆有陰陽奇耦之象凡以四時陰陽不可偏廢故也

稌黍稷梁麥菽者六穀也馬牛羊豕雞犬者六牲也水醬醴醪醫醕者六清也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所以爲飲食之用其數以六者六爲地數之中也鹹苦酸辛甘者五味也麻黍稷麥豆者五穀也草木蟲石穀者五藥也五味養精五穀養形五藥療病所以爲疾病之養其數以五者五爲天數之中也食

飲致用未始有變故舉地數之中疾病致養未始有常故舉天數之中夫物蓋受中以立所謂命也冲和之氣胃實圍焉或動或植天地之產雖則不同資爲形精之養以入於胃者豈能外天地之中數哉是故飭宜温食齊眠春時羹宜熱羹齊眠夏時醬宜涼醬齊眠秋時飲宜寒飲齊眠冬時俎以實天產其數奇陽之義也邊豆以實地產其數耦陰之義也或取於四時或取於陰陽而不偏廢所以食之而底於安平也

是以春氣温食麥以涼之夏氣熱食菽以寒之秋氣燥

食麻以潤之冬氣寒食黍以熱之春夏爲陽食木火之畜以益之秋冬爲陰食金水之畜以益之長夏土也食稷與牛則以胃氣爲本無時而不謹養也春祭先脾養土也夏祭先肺養金也秋祭先肝養木也水靜而辨莫能勝也故冬祭先腎土居中央故長夏之祭先心

麥之爲穀其性涼菽之爲穀其性寒春温夏熱春不可一於温也故食麥以涼之夏不可一於熱也故食菽以寒之麻之爲穀其性潤黍之爲穀其性熱秋燥冬寒秋不可一於燥也故食麻以潤之冬不可一於寒也故食黍以熱之雞木畜也司晨而有東方之仁

羊火畜也跪乳而有南方之禮春夏食木火之畜以益之春夏養陽故也犬金畜也守禦而有西方之義豕水畜也發隱而有北方之智秋冬食金水之畜以益之秋冬養陰故也稷之色黃而味甘故爲土穀牛之性順於牽傍以示信故爲土畜長夏土也胃亦土也胃者水穀之府流播於諸脈故長夏食稷與牛以謹養胃氣焉方春木旺爲勝土也故祭先脾以養之方夏火旺爲勝金也故祭先肺以養之方秋金旺爲勝水也故祭先肝以養之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勝彼矣至於靜而與物辨莫能勝焉冬祭先腎爲是故

聖六

三

也土居中央分王四時長夏之祭先心心居中故也肝苦急緩以粳米牛肉棗葵之甘心苦緩收以小豆犬肉李韭之酸肺苦氣上逆泄以麥羊肉杏薤之苦腎苦燥潤以黃黍雞肉桃葱之辛脾爲中州性雖苦濕藏眞所稟其氣欲濡則佐以所利大豆豕肉栗藿之鹹是已此皆陰陽五行氣味見於穀畜果菜雖皆五藏之養未嘗不以胃氣爲本

春酸夏苦秋辛冬鹹調以滑甘五味之宜各因時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稟五味之性各有用也急者濟之以緩緩者濟之以收逆則泄以濟之燥則潤以

濟之相濟以相成也粳米牛肉棗葵味皆甘也肝苦
急急食甘以緩之所謂急者濟之以緩也小豆犬肉
李韭味皆酸也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所謂緩者濟
之以收也麥羊肉杏薤味皆苦也肺苦氣上逆急食
苦以泄之所謂逆則泄以濟之也黃黍雞肉桃葱味
皆辛也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所謂燥則潤以濟之
也至於脾爲中州性雖苦濕然藏眞所稟其氣欲濡
則以鹹潤焉所以佐之也故其食宜以大豆豕肉栗
藿之鹹五穀爲養五畜爲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皆
陰陽五行之至理也君子之食當做焉五藏別論曰

聖六

四

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
養五藏則五藏之養又皆以胃氣爲本也是以穀畜
果菜雖養五藏然皆由胃而播焉

蓋天地之專精爲陰陽陰陽襲精爲四時四時散精爲
萬物惟人萬物之靈備萬物之養飲和食德以化津液
以淫筋脈以行營衛全生之術此其要者內經論食飲
有節爲知道之人凡以窮理盡性非特從事於肥甘而
已况五方之民嗜欲不同味陰陽之一偏故有一偏之
病養生者所以欲消息應變不欲久服雖五穀致養猶
有過食生患如豆令人重者矧非稼穡者乎

眞精之府本無二致天地專之妙生成於陰陽陰陽
襲之運合闢於四時四時代散散之爲萬物萬物離
張得之爲性命均物也惟人爲物之靈故能備萬物
之養以飲天和以食地德化津液而潤五藏淫筋脈
而漑經絡行榮衛而通血氣達全生之術而得其要
飲食有節不以嗜欲蕩其情性有道者能之蓋窮理
而不迷盡性而不惑夫豈徒弊弊然從事於肥甘之
美而已哉彼五方之民嗜欲不同或食魚而嗜鹹其
病瘡瘍或食胙而嗜酸其病攣痺以其味陰陽之一
偏故有一偏之病也養生者誠能和陰陽之消息隨
時服食無偏其所嗜則葆精全眞於是乎在蓋五穀
爲養豆其一也苟多食焉且令人重矧非稼穡其爲
傷也多矣故莊子曰飲食之間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故食鵲者巧食鳩者蠢食鸚者強食狐者惑菌以蒸成
食菌則傷不若芝之益壽氣之和乖異也魚以濕化食
鯉則損不若鯽之益胃物之形化殊也凡物性味久能
易志而引年其可屬性於五味失至理之求哉

鵲知太歲故食鵲者巧鳩拙於營巢故食鳩者蠢鸚
善擊捕故食鸚者強狐性多疑故食狐者惑不知晦
朔者菌也食之則傷不若芝備五行之秀可以益壽

氣之和乖異也如此不能循變者鯉也食之則損不若鯽備稼穡之和可以益胃物之形化殊也如此以至一物具一妙理一藏形一妙義故凡物性味久斯能易志而引年是又養生者不可不察也

夫醴泉却老臘雪弭毒菊水愈痺水本無二天地草木之和氣異傳也春取榆柳夏取棗杏秋取柞櫨冬取槐檀變四時之火以救時疾火本無二四時之木氣異傳也水火之用見於朝夕烹飪聖人每致其變况夫氣味生剋消息盈虛係焉以時爲宜庸可忽諸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大於水火在人者莫

重於精神爲月爲水者坎也人得之爲精爲日爲火者離也人得之爲神水火之體充滿太虛無不在焉以五行推之木出於土水滋焉灌之而升火宿焉鑽之而出金生於土水藏焉蒸之而潤火伏焉擊之而光水剋於土亦可以滋土故土不得水則不生水不得土則不停土出於火亦可以養火故土不得火則不生火不得土則不存是則水陰也火陽也一陰一陽其道無乎不在者也水之性無乎不在故天地草木之和氣異傳水亦與之俱焉或爲醴泉而却老或爲臘雪而弭毒或爲菊水而愈痺以無不在之性而

託於天地之氣物者然也火之性無乎不在故四時之木氣異傳火亦與之俱焉或榆柳取於春或棗杏取於夏秋取柞櫛冬取槐檀以無不在之性而見於四時之木氣者然也昔易牙於水飲之而能辨淄澠之合師曠於飲食之而能知勞薪之爨水火之異也如此見於朝夕烹飪聖人每致其變凡以至理所寓不可苟也况夫氣味生剋消息盈虛之理係焉飲食之間烏得不慎而以時爲宜耶

固本全冲章第二

穀者養眞之物冲和寓焉藥者攻邪之物慄悍出焉中

聖五

七

古服湯液醪醴以去八風五痺毒藥之攻不施者邪却精勝不必以齊主治也有生之天形精爲本地產養形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天產養精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形精交養華實不虧雖有苛疾勿能爲害

太和滋育有象涵融稼穡作甘冲氣完足故穀者養眞之物冲和寓焉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治以大毒或治以小毒故藥者攻邪之物慄悍出焉上古之治移精變氣湯液醪醴爲而弗用中古之世病至而治色淺者則治以湯液色深者則治以醪醴於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者四維四方之風也五痺者皮肉

筋骨脈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經內舍於脾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胃若此之類是謂八風以春甲乙遇此者爲筋痺以夏丙丁遇此者爲脈痺若此之類是謂五痺八風五痺毒藥之功不施者凡以邪却於外精勝於內不必以齊主治也地產養形形食味若形不足者則以天產之氣溫之天產養精精食氣若氣不足者則以地產之味補之以養精者溫形以養形者補精則華實不虧而氣體充雖有苛疾曾何得以爲害乎

聖六

八

况穀入於口聚於胃胃爲水穀之海喜穀而惡藥藥之所入不若穀氣之先達治病之法必以穀氣爲先正其卒伍然後可以語兵革備其土木然後可以語隄防調其榮衛然後可以語湯劑榮衛衰微則何以禦悍毒之藥是以或養或益或助或克稟貸有多寡治養有先後舉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聖人所謂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者奚專於藥石爲事耶

素問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蓋穀入於口聚於胃倉廩之官五藏之本也是以喜穀而惡藥藥之所入不若穀氣之先達蓋穀土也胃亦土也冲氣

相合烏乎而不達此治病之法必以穀氣爲先也穀
氣爲先則湯液劑爲後所以爲先者先調其榮衛也
榮衛之於湯劑猶卒伍之於兵革土木之於隄防卒
伍旣正則兵革藉而強土木旣備則隄防藉而固榮
衛旣調則湯液藉而行若乃血榮氣衛衰微而不盛
大則何以禦悍毒之藥是以五穀之養五畜之益五
果之助五菜之克因其稟質之多寡以致治養之先
後舉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不可忽也蓋百
物之和得乎太和以其委和以合太和則和氣保全
尙何待於悍毒乎蓋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
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曾未若無毒治病十
去其九也唯有取於無毒則奚專於藥石爲事耶

况物具一性性具一理其常也資是以爲食其病也審
此以爲治在人在物初無彼此隨證致用皆有成理故
氣相同則相求若麻木穀而治風豆水穀而治水也氣
相剋則相制若牛土畜乳可以止渴疾豕水畜心可以
鎮恍惚也氣有餘則補不足若熊肉振羸兔肝明視也
氣相感則以意使若鯉之治水鷺之利水也乃若疏關
節達氣液葱之能忽閉邪禦臭薑之能彊發汗散氣芥
之能介莧能除翳有取於見莢能益氣有取於欠以至

袖已憤厥葵滑養竅薤愈胸痺藕破蘊血又皆稟自然之氣爲治疾之最惟智足以周知因鼎俎之欲措諸治療之間輔以草蘇草芟之枝乃本末爲助標本兩得之道也昔人論真邪之氣者謂汗生於穀不歸功於藥石辨死生之候者謂安穀則過期不推數於五藏凡以明胃氣爲本不以人勝天也

性託於形故物具一性理出於性故性具一理其常也資是以爲食見於日用者是也其疾也審此以爲治見於調節者是也在人在物初無彼此隨證致用皆有成理者蓋萬化同原出乎一氣假彼治此各有

理焉麻木穀也而能治諸風蓋風木屬也豆水穀也而能治水脹蓋脹因水也所謂氣相同則相求者如此土剋水而土畜之牛其乳可以止渴疾蓋渴疾原於腎也水剋火而水畜之豕其心可以鎮恍惚蓋恍惚原於心也所謂氣相剋則相制者如此熊強毅而有所堪能而肉能振羸兔感明望月而生而肝能明視則氣有餘而補不足也鯉生於水也而於水腫能有所治鶩習於水也而於水道能有所利則其氣相感而意使也乃若關節或壅葱能疏之氣液或滯葱能達之所謂怒也毒邪之害薑能除之臭氣之穢薑

能禦之所謂強也汗能發之氣能散之芥之介也以去青盲以治白翳莧取於見者如此以益精氣以強志意芡取於欠者如此憤厥之疾而柚能己之九竅之變而葵能滑之薤味辛溫用以愈胸痺藕味甘平用以破蘊血凡此皆稟氣之自然治疾以是爲最也唯智周乎萬物者爲能因鼎俎之欲措諸治療之間而疾靡有不瘳者矣抑又輔以草蘇草芩之枝者字說謂樵蘇者芩末以爲蘇其芩存焉能復蘇也謂之草蘇草芩之枝則根皆舉矣此本末爲助標本兩得之道也雖然未若穀氣之爲真也觀夫六氣分治運

聖六

十一

居其中司天在泉爲歲穀左右司步爲間穀歲穀所以全真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凡生氣資始未有本不於此惟生氣資始必本於此是以昔人論真邪之氣者所以不歸功於藥石辨生死之候者所以不推數於五藏也蓋胃圍天五水穀之府也土爰稼穡冲氣所生也四時之脈以胃爲宗是穀之與胃皆得天地之中氣也論真邪者謂汗生於穀辨死生者謂安穀則過期是以穀氣爲本也以穀氣爲本則不以人勝天矣

物化生精而成於味入味得形而復於化機緘出入皆
天地之神奇其或氣味色臭有失陰陽之平則衡氣不
守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此食禁者所以爲仁愛之道也
夫物不時成非生氣之全烹飪失節非水火之既濟色
惡者非氣之正臭惡者非氣之和聖人於此四者特有
不食之戒其所防也微矣

天食人以五氣氣養精也地食人以五味味養形也
物化生精而成於味素問所謂化生精氣生形是也
人味歸形而復於化素問所謂味歸形精得化是也
氣味滋榮無器不有麗於機緘出入之運而天地之

神奇寓焉其氣其味其色其臭或失陰陽之平則衡
氣失守矣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甘腎氣不衡則衡
氣者腎氣也腎藏天一氣之元也一失其平則陰之
五宮俱受其害此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也五藏皆陰
也五神所宿之宮命曰陰之五宮五宮資五味以養
或氣味色臭有失陰陽之平則衡氣不守適所以致
五味之傷焉則人之所食烏得不知所禁耶卽此食
禁者所以爲仁愛之道也夫物不時成非生氣之全
惟稟賦得其和者爲可食也烹飪失節非水火之既
濟惟珍饌得其宜者爲可食也色惡者非氣之正若

犬赤股烏曠白之類臭惡者非氣之和若魚餒肉敗之類不時不食失飴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聖人於此四者其所防者微矣是以五宮之傷無自而至故山林川澤有異宜收散堅爽有異欲苟處天地之和無厭其所生無偏其所嗜無致其所不欲無忽其所不知雖根芟之微無非氣體之所資也是以養生者既明理之在物又察理之在我氣味所禁尤爲治病之要若病在藏其於飲食有寒熱溫飽之禁特避其所惡食氣猶然况成於味者乎

山林之間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草物川澤之間

聖六

三

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山林川澤有異宜者謂方物之異宜也寒之氣堅其味可用以爽熱之氣爽其味可用以堅風氣散而味以收燥氣收而味以散收散堅爽有異欲者五味之異欲也異宜異欲其養人則一也受天地之委和處乎兩間者無厭其所生無厭其所生而有養無偏其所嗜因其所嗜而有節其所不欲不可致也其所不知不可忽也苟如是則根芟之微無非氣體之所資也而况大於根芟之微者乎養生者既明理之在物又察理之在我物我兼明故食飲之間調節適其宜矣氣味所禁尤爲治病之要

者五氣於藏各有所湊五味於藏各有所入相生相
治虛實補瀉之理在焉故也若病在藏其於食飲有
寒熱溫飽之禁特避其所惡凡此皆食氣也食氣猶
然味可知矣

酸澁以收多食則膀胱不利而爲癰苦燥以堅多食則
三焦閉塞而變嘔辛味薰蒸多食則上走於肺榮衛不
時受而心涌鹹味涌泄多食則外注於脈胃竭咽燥而
病渴甘味弱劣多食則胃柔緩而蟲動故中滿而心悶
此五味各有所病者也若乃同氣相求筋屬於肝故酸
走筋筋病則忌酸肉屬於脾故甘走肉肉病則忌甘氣
屬於肺故辛走氣氣病則忌辛二氣相與火必從水故
苦走骨骨病則忌苦水必求火故鹹走血血病則忌鹹
此五味各有所走者也

五味各有所病以偏其所嗜故也五味各有所走以
犯其所忌故也酸澁以收所入者肝多食則膀胱不
利而爲癰味收太過而不滑也苦燥以堅所入者心
多食則三焦閉塞而變嘔味堅太過而不柔也辛味
薰蒸多食則上走於肺榮衛不時受而心涌者薰蒸
之甚而不能以下降也鹹味涌泄多食則外注於脈
胃竭咽燥而病渴者涌泄之甚而不能以潤澤也甘

味弱劣多食則胃柔緩而蟲動故中滿而心悶者弱劣之甚而不能以剛制也若是者豈非偏其所嗜而有所病耶酸生肝肝生筋故酸走筋筋病則忌酸甘生脾脾生肉故甘走肉肉病則忌甘辛生肺肺生氣故辛走氣氣病則忌辛此之謂同氣相求地二生火陰未有偶則火必從水婦之道也故火之苦走骨骨病則忌苦天一生水陽未有偶則水必求火夫之道也故水之鹹走血血病則忌鹹此之謂二氣相與若是者豈非犯其所忌而有所走耶

夫內合五藏外干形體氣味之禁皆五行至理凡病皆

生於氣者推此可以類舉矣有爲膳夫之職而以品嘗爲言者知飲食不可忽也欲以不茹葷而爲齋戒者知昏濁之汨性也有論食不欲雜者知物雜則或相犯也有論食欲常淡者知五味之爽口也雖皆慎戒之術然非天下之達道蓋百昌之生果菴有理利害周知以爲食否之辨雖極水土之品爲口腹之養皆消息術數寓焉奚必非俞鬼之能通哉

內合五藏外干形體者言五味各有所入味合於五藏而所病所走見於形體此內外之符也知所病所走則氣味之禁皆五行之至理存焉凡病皆生於氣

者推此內外之符可以類舉矣膳夫之職掌食飲膳
羞知食飲之不可忽故以品嘗爲言品嘗之者致謹
於其所供也祭祀之齊以精明爲事知昏濁之汨性
故在於不茹葷不茹葷者致潔於其所事也有論食
不欲雜者知物雜則相犯將以避其所犯焉有論食
嘗欲淡者知五味之爽口將以薄其滋味焉知飲食
之不可忽知昏濁之汨性或不欲雜或嘗欲淡慎戒
之術非不至也然自道觀之皆蔽于一曲非天下之
達道也百昌之生果蔬有理者言有生斯有性有性
斯有理物所同也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七

宋辟雍生吳本禔註

守機篇

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是機者萬物之本原也揣其本斯可以齊末探其原斯可以知流聖王體是以達陰陽明造化推其緒餘及于治療之至要以見康濟之備也

木法通用時數章第一

天一在藏守元氣以立始也天五在府圍冲氣以成終也自道生六積數爲五陰陽配而奇耦著矣巨包天地

聖七

細該萬物故能成變化而行鬼神在人得之藏氣所以法時故水生于一腎得之爲六火生于二心得之爲七木生于三肝得之爲八金生于四肺得之爲九五者土數也土常以生故脾數以五而不以十人非五行不生非冲氣不成雖有金木水火之氣必得土數以成之然後盡生成之終始

腎藏天一元氣屬焉人非天一無以立本而金木火土皆得此一以生此守元氣以立始也胃爲天五冲氣屬焉人非天五無以立命而金木水火皆得此五以成此圍冲氣以成終也數起于一成于三備于五

奇爲陽耦爲陰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
天地之大以是而施覆載之功萬物之微以是而由
出入之機變化待此以成鬼神待此以行人之藏氣
亦待此以生焉是故水生于一腎得之爲六者一得
五而成六也火生於二心得之爲七者二得五而成
七也木生於三肝得之爲八者三得五而成八也金
生於四肺得之爲九者四得五而成九也揚雄曰一
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與
此同也至於五則曰五與五相守蓋五者天數之中
土常以生天地人物無非待此以成終以成始也必
得土數以成之然後盡生成之終始者然也箕子之
陳洪範呂氏之紀月令言五曰土其數五則生成之
終始本於五數抑又昭然矣

蓋五行四時還相爲本各得其時而王焉王則我生者
相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土寄王于四季以
成四時之功故五特爲天之中數以此眠死生則不過
於五氣五聲五色之變動以此爲疾病之養亦不出於
五味五穀五藥而已和平之時順四氣以調神推五運
以明化相生以相繼相尅以相治所以致中和

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運而成一歲者木王于春則

我生者火火爲之相方來者貴也生我者水水爲之
廢己用者賤也得時而王則勝我者不得騁故金囚
我所勝者受其制故土死還相爲本不主故常推此
則餘可知矣土寄王於四季成四時之功故其辰則
辰戌丑未其數得天之中焉以此眎死生則望之以
五氣聽之以五聲視之以五色疾之變動可得而知
也以此爲疾病之養則五味以養其精五穀以養其
形五藥以療其病人之府藏可得而理也以氣色聲
眎死生不過於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於五則
以更王更相更廢更囚更死者不出乎五故也順四

聖七

三

氣以調神若發陳之時以使志生蕃秀之時使志無
怒之類是也推五運以明化若厥陰司天爲風化太
陽司天爲寒化之類是也木火土金水爲序者相生
所以相繼也火水金木土爲序者相尅所以相治也
以四氣調神以五運明化相生有子母之道相尅有
夫婦之義是謂和平之時而大本於此建立達道於
此周流所以致中和也致中和則天地所以位萬物
所以育者在是矣

其或不得其平亦以消息之數治之若肝病愈於夏而
甚於秋持於冬而起於春則以己所生而愈己所不勝

而甚至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五藏皆然則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若肝受病于心而傳於脾舍於腎而死於肺則以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五藏皆然於以分晝夜占死生之早暮也

五藏皆爲陰六府皆爲陽內外雌雄表裡輪應一失其平疾疢隨之將欲致治在察夫消息之數而已若肝病愈於夏以木生火火生則木廢故以己所生而愈甚於秋以金尅木金甚則木伐故以己所不勝而甚持於冬以水生木至所生則藉其養而持起於春

聖七

四

以自得其位在藏之本不足以參應在春之木故起也五藏皆然舉此則他可知矣明乎此則四時推遷或間或甚死生之期也木生火故肝受病於心受氣於其所生也木尅土故肝病傳於脾傳之於其所勝也水生木故肝病舍於腎氣舍於其所生也金尅木故肝病死於肺死於其所不勝也天下之理窮則復本故心病肝受之肝病舍於腎以所生爲本也已所勝則棄之己所不勝則受其制故肝傳於脾死於肺也五藏皆然舉此則他亦可知矣明乎此則一晝一夜咸五分之死生之早暮也

藏病主冬而取井色病主春而取榮時間時甚主夏而取輸病或變音必主長夏而取經病生於味必主秋而取合同爲經絡有五時之異刺木鬱則達火鬱則發土鬱則奪金鬱則泄水鬱則折同爲氣鬱有五行之異治凡以病之變化不可勝窮守此至數之要不過於五故也

五藏所出爲井所流爲榮所注爲輸所行爲經所入爲合冬者水始治腎方閉其病在藏故取井以下陰逆春者木始治肝氣急其病在色故取榮以實陽氣病在時間時甚者主夏而取輸瀉陰邪也病在變音

聖七

五

者主長夏而取經絕分賤也病生於味者主秋而取合虛陽邪也同爲經絡有五行之異刺者如此五運之在歲爲司天所勝則運抑而不申是生鬱閉木氣之鬱病宜吐而達之火氣之鬱病宜汗而發之土鬱則奪奪散其壅滯也金鬱則泄泄解而利之也水鬱則折折抑其衝逆也同爲氣鬱有五行之異治者如此人之生也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疾乃生焉風動熱腫燥乾寒浮濕瀉變化不窮將欲致治不出五行之理而已守此至數之要不過於五者以此

昔之語五行者或謂之洪範欲其範圍而不過或謂之

盛德欲其守德而不悖或謂之五節欲人知之以遠害言雖不同其欲明時數之消息則一也

箕子語五行其書必曰洪範者蓋洪者其而大也範者未離乎形而器出焉五行在天地間其用皆大矣非有所範則生者無自而成斂者無自而散迭相範圍而不過則已用者賤方來者貴變化之所以不窮也呂氏紀時令其論必曰盛德者蓋四時五行用事者王春則盛德在木不得以不生夏則盛德在火不得以不長盛德在金而收盛德在水而藏守是德而不悖則因時施宜不紊其自然之序也醫和之論蠱

聖七

六

疾也有曰天有六氣徵爲五聲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是以有陰寒陽熱之疾凡欲因五行而各有節則足以遠害而已三者不同然陰消陽息麗乎時制於數者其道一也凡役於陰陽之運者孰能逃哉

是以在昔論人之生自十至百貌象聲色無日不移趨走坐卧隨時殊好積幼而至四十則五藏血氣旣盛而極有衰之道焉自五十而肝氣弱至百歲而五藏之氣俱虛不知乎此則與造化推遷知其衰而致所養則卻老全形之道斯有術數以御之故能制數而不制於數

也

散於專精而孕氣範於大巧而凝形嬰孩爾俄化爲少壯少壯爾俄化爲老耄皆未能離乎形氣者也故人之生也自十至百對象聲色府藏盛衰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惟超乎氣者不與氣爲消息出乎形者不與形爲成虧察水上火下而二者以濟知七損八益而兩者交通卻老全形之道有術數以御之故能官天地御六氣上與造物者游下與無終始者爲友制數而不制乎數其在於是乎

知極守一章第二

聖七

七

定而存生謂之形動而使形謂之氣形立氣布斡旋於中謂之神神在肝爲魂在肺爲魄在脾爲意與智在腎爲精與志合而論之以心爲主心藏神是謂君主之官以統內外以養生則壽以爲天下則大昌是故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志意治賊不能害其神無卻物無自而入也

形者生之舍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定而存生謂之形氣者體之充運轉而不停故曰動而使形謂之氣形之所立有強弱焉必有役其形者氣之所布有消息焉必有御其氣者役其形而形無疲繭御其氣而氣

無忿戾求之子內其一神之所斡旋乎天三生木在人爲魂魄從神也故神在肝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也故神在肺爲魄火生土故神或在乎脾其在脾也有所感觸而生意脾天五之氣也天一爲之本故脾又有智與沖之字從水同義水曰潤下火欲下而濟水故神或在乎腎其在腎也慳以有守則爲精心有所之神實運焉故在腎又爲志夫神無方也無往而不存亦無存而不可在肝在肺在脾在腎無非神也

聖經曰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爲陽中之陰者此也

聖七

八

神無不在合而論之以心爲主心之爲物恍惚足以經緯萬方俛仰足以潛平天地心之然者神而已故心藏神也是謂君主之官以統內外者以神而已觀形立氣布而神斡旋於中則統外可知肝肺脾腎而神無不在則統內可知黃帝之養生也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蓋舍於心發於目內視則神不達於外住心則神獲安其舍此神所以一而不變也以養生則壽者如此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道設教而天下大服以爲天下則大昌者如此恬澹者天德之自然故恬澹之世邪不能深入况能害乎惟志意治則邪不能

害爾志言天一意言天五原始要終神實在焉然志
意治則未至於其神無卻其神無卻物無自入也尙
何賊邪之害哉
若乃抱神之靜既搖逐物之情滋起神傷於思慮而肉
脫意傷於愁憂而支廢魂傷於悲哀而筋攣魄傷於喜
樂而皮稿志傷於盛怒則腰脊不可以俛仰怒則氣上
而不降喜則氣緩而不收悲則氣消而不息恐則氣下
而不升思則氣結而不散惟形與氣俱運於神之樞機
是以憂恐悲喜怒不以次入五藏之氣相乘而爲病蓋
以情動於中非若外邪之輕且緩也

聖七

九

靜者神之本情者心之妄抱神之靜既搖則離其本
也益遠逐物之情滋起則溺於妄者益深五藏皆有
神惟不能以自守則妄情之傷緣類而至焉神火也
思土也神傷於思慮則土盛而火廢故其病爲肉脫
意土也憂金也意傷於憂愁則金盛而土廢故其病
爲支廢肝虛而肺氣并之是以悲哀動中而傷魂魄
傷則筋攣肝主筋也肺虛而心精并之是以喜樂無
極而傷魄魄傷則皮槁肺主皮毛也志水也怒木也
盛怒不止則木盛矣是以水廢而其病爲腰脊不可
俛仰或偏盛而有所廢者奪其氣也或偏勝而有所

并者竭其氣也怒則氣悖故上而不降喜則氣舒故緩而不收悲則心系急故氣消而不息恐則精卻故下而不升思則心有所存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而不散惟形與氣俱運於神之樞機而神之在人者旣搖是以憂悲喜怒不以次入五藏之氣相乘而爲病惟神旣搖而情滋起情動於中以拔其本是病之作也非若外邪之輕且緩也

治病之道必觀其態必問其情以察存亡得失之意其爲治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其或拘鬼神而惡鍼石又不可以至德至巧

聖七

語者蓋以神受則意誠意誠則功倍故也夫色脈祝由鍼石藥餌時爲用也然揆度奇常必通於神明移精變氣本於精誠之交感鍼石之道非神不使藥餌氣味非神不應內經論諸痛皆屬於心亦以謂痛之微甚出於心之躁靜非專於氣血之通塞也

觀其態得於容貌之外問其情得於志意之內內外兩得以之察存亡得失之意可謂至矣告之以其敗與夫開之以其所苦使知畏而避語之以其善與夫導之以其所便使知順而從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故必神受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功倍彼

或拘鬼神而惡鍼石者神不受而意不誠也故不可
以至德至巧語之或視其五色之著或診其六脈之
候或祝由以禳之或鍼石以瀉補之或藥餌以治療
之以時爲用不執於一也有奇有常揆度其源而幽
通於神明移其精變其氣本於精誠交感而神運於
不測矣鍼石之道攻其外也藥餌氣味攻其內也鍼
石以神而使藥餌以神而應則知神也者非惟無乎
不在亦將無乎不爲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利用出
入民咸用焉故也內經論諸痛皆屬於心則心者神
之舍一失其平則諸痛之作豈特氣血通塞使之然

聖七

十一

耶其微其甚蓋心之或躁或靜以致之爾

是以榮衛精華有形之所同也失軒冕之勢有至於脫
營違富足之欲有至於失精懷離絕之情有至於血氣
離守工不能知診之而疑是謂治過而術疎聖人所以
審氣行著必觀人之勇怯治病有五必本人之形志蓋
明治神爲先也

榮衛周於百體精華本於五藏百體者發爲神明之
容五藏者蘊爲五神之宮此有形之所同也形全者
神全神卻者形卻奈何權勢不寵則夸者悲故失軒
冕之勢有至於脫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故違富足

之欲有至於失精思懷與安之敗名則懷離絕之情
有至於血氣離守脫營者雖不中邪精神內傷失精
者五氣留連病有所并血氣離守者間所親而魂游
斷所愛而意失此無他神者不自許而其中耗竭也
粗工診之方且致疑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謂
之治過而術疎夫勇者難感怯者易傷難感者則病
行而已易傷則氣着而病是以審氣行著必觀人之
勇怯觀其形察其志以究其苦樂之情是以治病有
五必本人之形志凡若是者皆所以明神之不可不
治也

聖七

三

推原宗本章第三

合天地之氣肖天地之形視聽食息無非冲和之域然
六氣偏勝斯有風動熱腫燥乾寒浮溼濡瀉之病五物偏
處斯有山癭林篴澤腫陵狂高風濕氣霧瘴水瘧之病
雖皆府藏血氣然俱本於陰陽之沴水有本故能游至
草有本故能游生病有本故變化無窮治病不求其本
無以去深藏之患故掉眩收引臍腫滿諸痛痒瘡病
皆根於內耳聾目瞑汗泄骨痺色夭脈虛又皆津液氣
血之脫也

清濁殊分天地之氣也人則孕元以合焉圓方異位

天地之形也人則凝形以肖焉一視聽一食息無非
囿乎冲和之域也然運乎上者天之六氣處乎下者
地之五物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
濕勝則濡瀉天之六氣有偏勝也山之爲癭林之爲
楚澤之爲腫陵之爲狂高風濕氣霧瘴水瘡地之五
物有偏處也六氣偏勝五物偏處皆非陰陽之中和
故病雖皆府藏血氣然皆本於偏陰偏陽之有沴也
水有本故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能洊至焉草有本故
萌而明茁而出能洊生焉病有本故或舍或傳而流
變無窮焉治病不求其本何以去深藏之患邪是故

聖七

三

諸風掉眩屬於肝諸寒收引屬於腎諸氣贖鬱屬於
肺諸濕腫滿屬於脾諸痛痒瘡屬於心若此者皆根
於內以至耳聾而其聽不聰目瞑而其視不明汗泄
之發越骨痺之體重五色或天六脈或虛又皆津液
血氣之脫根於內與夫津液血氣之脫則非特邪氣
外襲之類也

溫熱生於寒瘕瘡生於風痿厥諸痛生於寒熱風客淫
氣精乃亡也因而飽食大飲強力斯有腸澀氣逆腎傷
之病冬或按蹠陽氣擾也因有四時經絡之病膏粱之
過因爲消瘴仆擊暴憂所致因爲隔塞閉絕苟循迹求

之疑若不勝治惟得其所以病則治極於一故察病之本得治之要變化酬酢巧發奇中由此道也

寒傷於體感溫而發者爲溫感熱而發者爲熱此之謂溫熱生於寒暑蘊於中汗空疎腠理開遇風而瘵瘵作此謂瘵瘵生於風寒熱相薄爲瘵爲厥爲諸痛此之謂瘵厥諸痛生於寒熱風氣生於肝風薄則熱起熱起則水乾是以腎氣不營而精源決絕是謂精乃亡也因而飽食則筋脈橫解腸澀爲痔因而大飲則肺布葉舉氣逆上奔因而強力則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冬者閉藏之時或按躄則手足舉動而筋骨疲

聖七

十四

勞故陽氣不藏爲之煩擾於是春有飢飭之病夏有胸脇之病經秋而風瘧生至冬而痺厥作消內消也痺伏熱也膏粱之過味爽於口是以有消痺之疾心勿平則憂愁生憂愁生則氣鬱結是以有阻塞之疾苟循迹以求之則治道不同疑若不勝治自本觀之則治極於一知治極於一故察病之本得治之要優游於望聞問切之間而變化酬酢巧發奇中無施而不可也

是以藥石鍼熇導引按躄之法本四方之異宜而原其所從察強弱之異體而觀其所耐審五藏之邪氣而當

其所可非識病之情不足以臻此

上文所言皆病之情自此以下皆治之法砭石來於東毒藥來於西炙燻來於北微鍼來於南導引按蹻始於中央此則當本四方之異宜而原其所從是爲治病之要察強弱之異體而觀其所耐因其形而治之也審五藏之邪氣而當其所可因其邪而治之也非識病之情不足以臻此者上文所言病之情今此所言治之法施治之法稱病之情斯無失矣

蓋自黃帝標本之論後世學者闡以兼治之術故能智明而功全若痼病有疾兼以痼疾醫者又有疾兼以補養醫少壯有疾兼以通洩醫姪娠有疾兼以安胎醫傷慾有疾兼以節止醫其在癩狂治則兼心其在乳產治則兼血其在邪氣疰忤治兼鬼神其在消渴治兼脾胃自非探元立本索其受病之基遽以治法投之邪氣未攻真氣受弊一舉而兩失矣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病之所由生者本也若逆春氣而傷肝則肝受病逆夏氣而傷心則心受病之類是也病之所傳者標也若肝病傳於脾心病傳於肺之類是也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復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不知標本是謂妄行知標本

者萬舉萬當黃帝明是而著書於前學者闡是而兼治於後無非標本之道也若癩疾者艾少壯妊娠傷慾癩狂乳產邪氣消渴之有疾所謂病之本也若痼疾補養通洩安胎節止兼心兼血兼鬼神兼脾胃之爲醫則由標探本者也誠能由標而探本斯能由本而明標五藏六府之盈虛血脈榮衛之通塞蓋將窮幽洞微探頤索隱而知病之變動無毫釐之差矣若乃昧宗本之旨惑方說之末不知索病之基遽以治法投之邪氣未攻於外真氣受弊於內一舉而兩失是謂伐形之粗工也外知所戒內知所慎抑又探元立本以察病情醫之爲道無餘蘊矣

聖七

十六

治先未形章第四

經絡環周府藏輸應有形之運無非血氣之使氣爲是動血爲所生病積微至著至於不勝治者皆病久而傳化治病不治其傳猶不徹薪以息燎壅隄以塞潰未免有燔溺之傷

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如環之運周而復始陽府陰藏以是而有井榮俞合迭相輸應若然者皆血氣之所流通而有形之運無非血氣之使血爲榮氣爲衛邪中於陽故氣爲是動邪中於陰故血爲所生

病氣留而不行者爲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爲所生病積微至著則傳化他脈也或傳其所勝或傳其所生而流變無窮治病不治其傳猶將欲息燎不徹其薪斯有燔炳之患矣將欲塞潰而不壅其隄斯有沉溺之患矣

蓋五藏間傳雖病易愈謂其邪之微以勝相加病至不治謂其邪之賊自非王不受邪則各與所不勝而傳變况陰陽相移內外相通上下相及左右相應自非察近而知遠則失機變之應矣

聖七

七

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母子相傳故雖病易愈謂其邪之微也七傳者傳其所勝也若心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是以勝相加故病至不治謂其邪之賊也自非王不受邪則各與所不勝而傳變者若肺病傳於肝肝當傳於脾脾季夏適旺旺者不受邪肝欲還肺肺不受焉故留結爲積是以知肝病在季夏戊己日得之其他可以類見矣以至陰陽之推遷相移內外之表裡相通上下之升降相及左右之動靜相應善醫者當察病基之近以知所傳之遠則機變之應得矣

且洞泄瘧瘧欬逆溫熱四時之病也先時而取之不過於風熱寒濕之傷肺痺肝痺脾風疝瘕心瘕五藏之病也自微而取之不過於風寒皮毛之客諸痺本於風寒濕之雜至故先客於府久而不已自可取之於其合也諸欬本於寒飲食而受邪故先起於藏久而不已自可取之三焦也

春傷於風夏爲洞泄夏傷於暑秋爲瘧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冬傷於寒春爲溫熱故先時而取之不過於風熱寒濕之傷風客皮膚寒勝腠理故毫毛畢直悶而爲熱是以發欬上氣名曰肺痺脇痛出食名曰

聖七

六

肝痺肝傳之脾是爲脾風脾傳之腎是爲疝瘕腎傳之心是爲心瘕故自微而取之不過於風寒皮毛之客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濕氣勝者爲着痺三氣雜至復生五痺先客於府久而不已卽其合而取之若肝合筋肝痺則取其合於筋之類是也寒氣之邪飲食之過先入於胃次傳於肺乘時傳變是爲諸欬脾之久欬胃則受之肝之久欬膽則受之久而不已卽其三焦而取之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欬之所起生於飲食則水穀之所致欬之所起生於寒邪則氣逆之所致也故自可取之三

焦四時之病先時而取之五藏之病自微而取之先
客於府者取之於其合先起於藏者取之三焦此皆
所謂治其傳者也
然則寒熱生於風消中生於痺癩疾生於厥飧泄生於
風之入胃癘疾生於風之入脈以至渴積飲而成水瘍
留連而成癭蓄食不散而成瘕聚停飲不行而成痰癖
豈病固然哉治失其要無豫防之戒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露風乃生寒熱此寒熱生於風
也痺謂濕熱也熱積於內故爲消中此消中生於痺
也厥謂氣不順接也陰氣下而不升陽氣上而不降

聖七

十九

下虛而上實則變爲上癩之疾此癩疾生於厥也久
風不變留於胃中則食不化而利泄此飧泄生於風
之入胃也風論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此癘
疾生於風之入脈也以至渴飲不已積而成水瘍不
翻殺留而成癭以至蓄而不散是生瘕聚瘕聚氣鬱
積也以至停飲不行是生痰癖痰癖胃留涎也凡此
者豈病固然哉不治其傳而失其要積日之久其傳
化然矣此無他不知所謂豫防之戒故也

是以通識之士知府藏之傳審氣味之損益如肝病傳
脾實脾以甘之類是也知經絡之傳有榮俞之補瀉如

肝虛補厥陰之合實則瀉厥陰之榮之類是也至於陰陽寒熱表裡汗下微甚逆從之法標本先後之治皆隨氣而應得守神之道爾

陽府陰藏大經小絡其病既有相傳之異其治當適其所傳之方天食人以五氣而氣各有補地食人以五味而味各有養肝病傳脾木剋土以所勝而傳也實脾以甘甘入脾以所受而益也俞皆有榮榮者以所流爲言也俞皆有合合者以所入爲言也肝之脈起於厥陰虛則補厥陰之合補其所入也實則瀉厥陰之榮瀉其所流也至於陰則熱之陽則寒之表則

聖七

二十

汗之裡則下之或逆之以治其微或從之以導其甚或先本而後標或先標而後本照之以方寸之神如水之靜可以燭鬚眉如鑑之虛可以辨妍媸病之來也隨證致用蓋有所謂積神於心屬意勿去者異乎泥通方惑勦說兇兇之粗工也斯可謂通識之士矣夫藥餌者詳而後進也如肝性苦急則曰急食甘以緩之鍼石者莫而後發也癰疽之刺則曰不可頃時回凡以謂內莫重於五藏外莫先於榮衛則急食而遽刺之懼其蔓難圖也

藥餌以治其內有損有益其進之也貴乎詳鍼石以

治其外有利有害其發之也貴乎奠肝苦急緩以粳
米牛肉之甘所以治五藏者當如此也癰疽之刺無
問其時之閉藏不遲頃刻而刺焉所以治榮衛者當
如此也內莫重於五藏而急食之外莫先於榮衛而
遽刺之斯無滋蔓之難圖而有十全之効矣尙何傳
化之患哉

聖七

三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八

宋辟雍生吳禋註

衛生篇

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孰無是生也其或五綦交起六鑿相攘有至於殘傷者失衛生之經也聖王達生之情而以衛生之經啟迪天下使真氣內守虛邪外卻以躋於仁壽之域焉

神宮通理章第一

五藏皆有精原於坎一爲陰中之陽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爲陽中之陰一陰一陽之謂道通天氣合九野應四時符五星相使貴賤不得相失內外雌雄迭爲輪應不說之妙賅而存焉葆而養之初不離於人事及其至也可以通於神明

聖八

五藏皆有精若藏精於肝藏精於肺之類是也五藏皆有神若神在肝爲魂在肺爲魄之類是也原精所生生於天一之水北方之至陰也中有陽焉坎之爲卦中畫奇者陽在中也原神之生生於地二之火南方之至陽也中有陰焉離之爲卦中畫耦者陰在中也素問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蓋水在於北陰寒之徵陽生之兆在焉火在於南陽熱之徵陰生之兆在

焉察此則爲陰中之陽爲陽中之陰可知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爲疾人之精神所以貴相須而不可離也無耗其精無勞其神則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洩於七竅上際乎天有以通乎輕清之氣下蟠乎地有以合乎九州之野四時迭運五緯周天而得於己者無一不合焉一貴一賤迭相使而不得相失一表一裡一雌一雄相輸相應而人之身兼貫三才默而成之至理成於不說乃若葆而養之則調燮之道本乎人事及其至也天地神明有以通之則變生成之妙在此而不在彼

聖八

二

獨不觀心爲君主之官得所養則血脈之氣王而不衰生之本無得而搖也神之變無得而測也腎爲作強之官得所養則骨髓之氣榮而不枯蟄封藏之本無得而傾也精之處無得而奪也夫一身之間心居中而守正腎居下而立始所養如此况乃肺出治節爲氣之本爲魄之處肝出謀慮爲罷極之本爲魂之居脾出五味爲倉廩之本爲營之居五藏之氣均得所養以之應春氣得生之道應夏氣得長之道應秋氣得收之道應冬氣得藏之道生生不窮形體不做精神不散受命爾長矣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生之本也神之變也其合

血脈苟得其養則氣行血脈者斯王而不衰矣王而不衰則有生之本獨存而常全孰得以搖其眞神機之運經緯萬方孰得以測其妙哉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封藏之本也精之處之也其合髓骨苟得其養則氣行骨髓者榮而不枯蟄矣榮而不枯蟄則其本根深牢固密孰得以傾其元其精所存豐源畜出孰得以奪其處哉一身之間心以至神而守正於中腎以至精而立始於下居中而守正則若樞之運而在四傍者無不攝焉居下而立始則若根之植而發於上者無不宗焉兩者交相養而精神之妙不虧矣

聖八

三

至於肺之藏氣治節出焉肝之主筋謀慮出焉脾化水穀五味出焉各致其養則魄陰而止者有所處而氣無喘逆矣魂陽而游者有所居而體無罷極矣倉廩之官營於中焦味適其節且無過酸傷脾之患此所以爲衛生之要也五藏之氣所養旣均則肝氣通於春心氣通於夏以應生長之陽肺氣通於秋腎氣通於冬以應收藏之陰陰陽之氣適其和平生生之理斯不窮矣以之在外無肌膚之疾而形體不敝也以之在內無五情之妄而精神不散也此所以受命爾長矣內經言壽敝天地無有終時必先之以呼吸

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者凡以此也

然莫非養也有所謂食飲者有所謂起居者有所謂和於術數者有所謂恬澹虛無者無過而貽五宮之傷無多而致血氣之走食飲有節類如此也出處以時而寒暑有度收拒適宜而筋骨無擾起居有常類如此也吹噓呼吸除舊寘新察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和於術數類如此也志閉而少欲心安而不思無嗔恚思想而專氣致柔恬澹虛無類如此也合數者而養之其於全生庶幾焉

飲食所以致其養於內起居所以致其養於外和於

聖八

四

術數輔生理也恬淡虛無全天真也五味各有所入苟致其和五宮於此無勝絕五味各有所走苟致其節血氣於此無妄行非飲食有節者能之乎其出也順陽之動闢其處也順陰之靜翕出處合乎陰陽則寒暑得其度矣其收也在內之真氣無所散其拒也在外之邪氣無所入收拒明乎真邪則筋骨無或擾矣非起居有常者能之乎吹噓呼吸吐納其氣也除舊而濁者散寘新而清者歛察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達離坎之相濟也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順男女之陰陽也和於術數有如此者志閑則嗜欲不能

汨其真心安則驚思不得入其舍頃患思想去而勿營專氣致柔守而勿失恬澹虛無有如此者食飲得節異乎飲食自倍者起居有常異乎起居如驚者和於術數人事以明恬澹虛無天德以合以是四者交脩互養生之道尙何加焉

覺此而冥所謂傳精神服天氣者聖人能之知此而辨所謂配天象地傍人事者賢人能之昧者反此矣蒼天之氣不知所順四時之序又失所從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風邪並至自肌膚達於骨髓閉塞散解之不勝治奚暇論通理之旨

聖八

五

覺此而冥則得於自然故坎一之精上傳於心離二之神下傳於腎祕服元氣以通天眞此聖人能之知此而辨則得於使然故一動而作上以配天一靜而止下以象地中傍人事以養五藏此賢人能之天人

之理不同淺深之効亦異也昧者反此蒼天陰陽清濁之氣不知所順四時生長收藏之序又失所從拘迫之憂患緣其內遑遽之苦形傷其外賊風虛邪緣是而至始自肌膚終達於骨髓閉壅解散以爲治療之不勝奚暇論聖賢通理之旨

一身之中四海爲本十二經脈循行如環原人一晝夜之間有萬三千五百息漏下百刻陰陽一周其氣上注始於手太陰之脈其行之也以息往來故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亦胥應

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此四海之爲本者也十二經脈注於四海而循行如環二百七十定息氣周於脈一晝一夜之間脈行五十周則萬三千五百息故漏下百刻陰陽一周也周而復始故其氣上注始於手太陰之脈氣之所始肺之經也其行之也以息往來故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

聖八

六

脈亦胥應者一呼再動行三寸一吸再動亦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經脈之周於身也其長十有六丈二尺一呼吸行六寸二百七十定息卽環周矣以一晝夜有萬三千五百息計之則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之常度無太過不及而爲平人也

外合十二經水內屬五藏六府泉源貫通中有所本如晝夜之更迭海水之朝夕故曰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水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也然得順者生知調者利一失其平則有太過不及之患

外合十二經水內屬五藏六府者足陽明合海屬胃
足太陰合湖屬脾足少陽合渭屬膽足厥陰合沔屬
肝以至合汝屬腎合江屬大腸合淮屬小腸合河屬
肺之類是也泉源貫通言所合也中有所本言所屬
也相代如晝夜之更迭則相代之不已也進退如海
水之朝夕則進退之有常也血榮於身以經而流此
十二經所以受水而行之精神魂魄意以藏而舍此
五藏所以合神氣魂魄而藏之言氣不言精與意則
元氣在腎精所藏焉冲氣在脾意所藏焉言氣則精
意可知矣六府者有所納有所播納者飲食之養播

聖八

七

者所納之氣此之謂受水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又
繼之以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則知五藏之血皆由經
脈而行焉故曰得順者生欲順而導之則不闕知調
者利欲調而和之則不乖一失其平則有太過不及
之患失順調之節也

又况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六經爲川腸胃爲
海九竅爲水注之氣胃有五竅爲閭里之門戶廉泉玉
英爲津液之道路一體盈虛參乎天地應於陰陽其可
壅闕而不使之流通乎

氣升而揚故上焦如霧氣平而浮故中焦如漚氣降

而澄故下焦如瀆三陰屬藏三陽屬府六經流注而無有窮已此其所以爲川胃虛則腸滿腸虛則胃滿腸胃迭滿而停納水穀此其所以爲海澄澈於中通達於外此則九竅所以爲水注之氣胃有五竅爲閭里之門戶五藏之本也廉泉玉英爲津液之道路華池之源也一體盈虛卽天地之陰陽消息之理也天地以陰陽而立形陰陽以天地而布氣天地以形言則謂之參有侔合之義也陰陽以氣言則謂之應有酬酢之義也一體之盈虛者如此其可壅闕而不使之流通乎

聖八

八

且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上浮於肺濁下流於胃清上走空竅濁下行諸經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者血也衛者氣也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苟乖所養積寒留舍榮衛不居爲卷肉縮筋之疾榮虛衛實爲肉苛之疾氣熱則爲風昏之疾血熱則爲瘡腫之疾以至血虛爲熱血實爲寒氣實爲痛氣虛爲少氣邪在藏而血留邪在府而氣闕是皆陰陽偏勝榮衛不得而通

素問曰咽主地氣喉主天氣咽受穀者也故濁者入焉喉受天氣者也故清者通焉惟清則揚故上浮於

肺所謂天氣通肺是也惟濁則入故下流於胃所謂地氣通噙是也上浮而走空竅眾人之息者是也下流而行諸經播於諸脈者是也內觀經曰氣清而快謂之榮故清者爲榮又曰氣濁而逕謂之衛故濁者爲衛榮者洒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是謂榮行脈中衛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是謂衛行脈外惟行脈中故榮者血也惟行脈外故衛者氣也血氣所以幹旋百體故爲人之神而不可不謹養夫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榮衛所行也積寒留於谿谷此榮衛所以不居爲卷肉縮筋之疾

聖入

九

焉榮虛而不足氣實而有餘則雖近衣絮猶肉苛也氣熱則上壅而爲風昏血熱則外溢而爲瘡腫血虛則氣并而爲熱血實則氣衰而爲寒氣實爲痛血不勝氣也氣虛爲少氣氣不勝血也血爲陰故邪在藏而血留氣爲陽故邪在府而氣闕凡此皆陰陽偏勝榮衛不得而通聖濟經序曰偏陰偏陽之謂疾者以

此

知道者水火欲其相濟土金欲其相養氣血欲其和所以壯精神而填骨髓補肌膚而流諸經喘息欲其調所以養六府而務升降腐穢欲其去所以堅五藏而通神

明含精煉氣灌溉五宮故鼻和而知香臭舌和而知滋味耳和而聞五音目和而視五色其所以然者藏氣之所自通也雖然水穀精氣爲榮水穀悍氣爲衛胃爲水穀之海四海在人要以胃爲本是又不可不知也

受水精而成血受火精而成氣水火欲其相濟則血氣之相逮也土胃也金肺也濁氣入胃清氣入肺土金欲其相養則清濁之相保也如此然後可以言氣血之和惟氣血之和也故精神得之而壯則足以填骨髓肌膚得之而補則足以流諸經焉內觀經曰元氣入鼻溉元宮也則喘息欲其調可知矣又曰不潔

聖八

十

臭穢濁辱形神則腐穢欲其去可知矣喘息者氣也凡氣爲陽六府亦陽也故所以養六府腐穢者臭也凡臭各湊於藏故所以堅五藏喘息旣調斯能務升降腐穢旣去斯能通神明含津煉氣聖經言神水華池含津鼓漱是也由是咽清英而灌溉五神之宮五神之宮滋益於內而達於外故肺氣通於鼻鼻和而知香臭心氣通於舌舌和而知滋味腎氣通於耳耳和而聞五音肝氣通於目目和而視五色所謂藏氣之所以自通也如此水穀精氣爲榮素問所謂和調於五藏者是也水穀悍氣爲衛素問所謂慄疾滑利

者是也胃爲水穀之海蓋水穀入於噎聚於胃榮也
衛也皆本於此焉此則又言榮衛皆受氣於胃也人
之一身四海爲本而四者在人又以胃氣爲本焉此
三陰三陽之脈所以皆不可無胃氣也

存神馭氣章第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
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充氣整而形病神依氣
住氣納則神存脩真之士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持滿御
神專氣抱一以神爲車以氣爲馬神氣相合乃可長生
故曰精有主氣有原呼吸元氣合於自然此之謂也

聖八

十一

天數奇地數耦至五爲天地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如凶胃脾 圍是五所以立命也受命於自然無
間其有生之大本歟生非形則無所托宿是天選之
形乃生之舍也生非氣則無所稟貸是冲氣之和乃
生之元也生非神則無所斡旋是經緯之神乃生之
制也形以氣充乖戾其氣則形爲之病神依氣住收
斂其氣則神以之存脩真之士順四時以調神推五
運以明化所以法於陰陽也察水上火下而兩者交
通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所以和於術數也持滿
而不溢御神而不馳專氣而不暴抱一而不脫神者

氣之子氣者神之母以神爲車而從氣則氣因神用以氣爲馬而導神則神因氣行兩者相合則深根固蒂而獲長生久世之道矣古之人精有主而得所止故足以集神氣有原而無所竭故足以運神呼出心肺吸入腎肝出納元氣皆合於自然是乃脩眞之道昔之明乎此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導引按蹻所以調其氣也平氣定息握固凝想神宮內視五臟昭徹所以守其氣也法則天地順理陰陽交遘坎離濟用水火所以交其氣也神水華池含虛鼓漱通行榮衛入於元宮溉五藏也服氣於朝闕息於暮陽不欲泆陰

聖八

十三

不欲覆鍊陰陽也

吹屬腎而氣寒噓屬肝而氣溫呼屬脾而氣和呵屬心而氣熱呬屬肺而氣清此五藏氣之異也言吹噓呼而不及呵與呬豈以舉吹之寒則可以知其熱舉噓之溫則可以知其清耶凡此皆氣之出也惟吸則氣之入焉出然後能吐故入然後能納新吐於口去故也納於鼻取新也熊經鳥申導引按蹻則有若迴旋扳托俯仰卷舒捉搦三關熱摩丹田此所以調其氣也惟氣之旣調則可以冥心放體任氣往還矣平氣定息則壅息喉間而氣不妄泄握固凝想則閉關

內持而神不外耗五藏皆有神五神皆有宮內視以
省神神定而明復故五藏昭徹而天光內融此所以
守其氣也惟氣之有守則措鴻毛於鼻端而不飄矣
天地有自然之合於此法則焉陰陽有自然之和於
此順理焉以卦言之有坎有離而使之交遣以物言
之有水有火而使之濟用此所以交其氣也惟氣之
既交則嬰兒姪女自然凝矣神水華池昔人謂之浸
玉爲體者也含虛鼓漱昔人謂之鍊金爲漿者也卽
咽而流則能通行榮衛卽咽而運則能入於元宮此
之謂溉五藏者也朝而氣作服氣於朝服乎陽氣未

聖八

十三

散之前也暮而收歸闕息於暮闕乎陰氣已凝之後
也服之而陽氣不洩闕之而陰氣不覆此之謂煉陰
陽也

以至起居適早晏出處協時令忍怒以全陰抑喜以存
陽泥丸欲多擲天鼓欲常鳴形欲常鑑津欲常咽體欲
常運食欲常少眼者身之鑑也常居欲頻脩耳者體之
竅也城郭欲頻治面者神之庭也神不欲傷髮者腦之
華也腦不欲減精者體之神也精不欲竭明者身之寶
也明不欲耗補瀉六府淘鍊五精可以固形全生者無
所不用其至是皆脩眞之要道也

發陳之時夜臥早起容平之時早臥早起起居適早
晏也陽通物而出於春夏春夏則被髮緩形無厭於
日焉陰戕物而入於秋冬秋冬則收斂神氣使志若
伏若匿焉出處協時令也暴怒傷陰所謂大怒邪毗
於陰也故忍怒以全陰暴喜傷陽所謂大喜邪毗於
陽也故抑喜以存陽明堂宮泥丸太一居焉爲腦之
神而髮者明堂之林精也欲多櫛焉疏血氣也掩耳
而叩之則天鼓自聞欲常鳴者警諸神也形欲常鑑
者一體百神各有所屬不可不察也津欲常咽者滋
血脈潤關元漱元液於三焦運精英於六府所謂妙

莫妙於三十六咽調元氣於玉池之中是也流水不
腐戶樞不蠹故體欲常運食宜頻而饑不宜頓而飽
故食宜常少眼者身之鑑也常居欲頻脩昔人謂有
磨鑑之方能洞觀萬靈是也耳者體之膈也城郭欲
頻治昔人謂有決牖之術能徹聽羣響是也面者眾
神之所會故爲神之庭而神不欲傷斯有以全其神
焉心憂而面戚者無有也髮者自腦而滋益故爲腦
之華而腦不欲減斯有以補其腦焉腦減而華白者
無有也五藏皆有精五藏皆有神神緣精而寓之精
拱神而止之故精者體之神也明緣神照神托心存

心由形有形以道全故明者身之寶也精不欲竭豐
其源則精不散明不欲耗復其明則神不消補瀉六
府則實損而虛益淘鍊五精則邪卻而眞存凡可以
固形而不搖全生而不虧者無所不用其至此脩眞
之道可謂得其要矣

昧乎道者神氣各馳情爲慾牽氣雖呼吸於內神常外
役於物其形中空氣不馭而神不凝此所以精壞而神
散也是焉足與語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者哉

保精神論曰精者神之本氣者神之主形者氣之宅
故神太用則歇精太用則竭氣太勞則絕是以人之

聖八

五

生者神也形之託者氣也若氣衰則神耗由是而觀
則昧乎道者神氣各馳而二者離守情爲慾牽而眞
以僞喪氣雖呼吸於內而不適夫吐納之宜神常外
役於物而不安於五宮之靜氣不馭而爲之奔逸神
不凝而爲之消釋此其形中空者所以精壞而神散
也上古之脩眞者至於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蓋神之
在人舍於心託於目發於視內視則神不外發住心
則神依心止此神之所以一也能一神則不役於物
而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唯聖人爲能如此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九

宋辟雍生吳 禔註

藥理篇

物均有材材均可用五藥之性不同因其材而用之
皆足以已人之疾蓋一物具一妙理王者能窮理盡
性而至于命也則因藥之理而明之特餘事焉推餘
事以示斯民然後養生治疾之旨昭然明于天下矣

攷經式訓章第一

伏羲神農黃帝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孔子敘書斷自
唐虞以下而後世以三墳書闕略于世務間有崇尚亦

聖九

與六經爲兩塗殊不知伏羲觀象畫卦神農教民稼穡
嘗藥療疾黃帝正名百物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惟能使
判而復合然後知三墳六經皆濟民用防患于未然者
夫豈有彼時此時之異哉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以迹而趨
時則世之相後也時數有多寡地之相去也道里有
遠近未嘗同也因心以會道則生雖先後越宇宙而
同時居雖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未嘗異也自伏羲神
農黃帝以至唐虞三代聖人之以迹而趨時因心以
會道莫不皆然三墳之書言大道也五典之書言常

道也孔子之敘書斷自唐虞以下以其道之常而應世之迹尤著斯可得而敘焉後世以三墳書闕略于世務間有崇尚亦與六經爲兩塗是豈知孔子之意哉是豈明聖人以迹而趨時哉不明夫趨時之迹烏足與語會道之心乎殊不知伏羲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教民稼穡而民得粒食嘗藥療疾而民無夭殤黃帝正名百物而民資物以養以三墳之書與六經爲兩塗則文王何以重易爰后稷何以播時百穀醫師何以列之周官黃帝之明民共財何以載之祀典非特此也孔子繫易于伏羲

聖九

二

則曰蓋取諸離于神農則曰蓋取諸噬嗑于黃帝則曰蓋取諸乾坤而三墳之書在周官則外史掌之在春秋則左史倚相讀之凡若此則知自伏羲以至三代先聖後聖若合符節不可以差觀殊不知乎道斯有兩塗之蔽歷數百千載然後判而復合則知三墳六經皆濟民用防患于未然者夫豈有彼時此時之異哉得其無異此天下所以復見天地之大全古人之大體也

觀其演易說卦推陰陽之蹟究物性之宜大或及于牛馬微或及于果蓏潛或及于龜蟹蓋以謂稟氣而生不

離陰陽惟其不離陰陽故無一不協于理而時有可用者矣

此言易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因九六以推陰陽之曠因六爻以究生物之宜大或及于牛馬所以象坤之順乾之健者是矣微或及于果蓏所以象艮之陽成實于上者是矣潛或及于龜蟹象離卦德之神氣之燥者是矣稟氣而生不離陰陽則協陰陽之理矣因其理而遠之則皆有可用者焉

類于九疇則若初一日五行而繫之以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是也列之天官若食醫掌和六食則繫之以食羹醬飲之齊必眊四時以至春酸夏苦秋辛冬鹹調以滑甘無不備也

聖九

三

類于九疇言書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列之天官言禮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食齊眊春時取其溫也羹齊眊夏時取其熱也秋之涼醬齊眊冬之寒飲齊眊焉風氣散

其味宜收熱氣爽其味宜堅故春夏多酸苦燥氣收其味宜散寒氣堅其味宜爽故秋冬多辛鹹滑以利之甘以緩之利之緩之所以調之也

記之所載于春則曰味酸臭羶夏則味苦臭焦秋則味辛臭腥冬則味鹹臭朽以至薦鮪于春嘗麥嘗黍于夏嘗穀嘗稻于秋嘗魚于冬乃所以見授時之至也詩之所賦若食鬱及蕘烹葵及菽剝棗穫稻食瓜斷壺獻羔祭韭或介眉壽而爲酒或達陽氣而鑿冰乃所以見化民之篤也

記之所載詩之所賦皆合于三墳者也曲直作酸炎

聖九

四

上作苦故味酸味苦見于春夏從革作辛潤下作鹹故味辛味鹹見于秋冬著見于外爲陽臭閉塞于內爲陰臭羶爲陽臭故言于春腥爲陰臭故言于秋焦炎過矣至陽之臭也故言于夏朽不泄矣至陰之臭也故言于冬薦鮪于春迎陽而先至者也嘗麥嘗黍于夏嘗穀嘗稻于秋嘗魚于冬言時物也凡此所以見授時之至也六月食鬱及蕘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此皆甘旨非農夫所常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瓜也壺也庶人之所常食而老壯共之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者薦時物也羔也韭也微物

也必以其蚤者謹時也或介眉壽而爲酒者所以養老也或達陽氣而鑿冰者達其閉塞也凡此皆趨時而不失茲其所以見化民之篤也

不特如此萍氏幾酒莽草薰蠹嘉草攻毒牡鞠殺毒茅苜有子椒氣下達蠹除結懣營草忘憂鞠窮可以禦濕藪可以去邪皆以至理寓焉蓋天之生物不離五行五行之附著雖散殊區別率可觀省惟斯民由之而不知必待聖人嘗之以知毒夫然後養生治疾之旨昭明于天下後世百王有作莫能加焉然則三墳六經有以異乎

萍氏幾酒周人建官幾酒以察其微也莽草薰蠹周人建官除蠹以莽草熏之也嘉草攻毒見于庶氏牡鞠殺毒見于蠲氏茅苜有子見于和平之什椒氣下達見于椒聊之咏陟彼阿邱言采其蠹欲除結懣也焉得謖草言樹之背欲忘憂悶也左傳曰有山鞠窮乎釋云欲使無社逃于泥水中則鞠窮可以禦濕明矣神農書曰藪逐風邪根殺三虫記有之曰三牲用藪爾雅謂之楛則藪可以去邪明矣此皆六經所載至理寓焉者也天之生物不離五行五行之附著雖散殊區別率可觀省此言物不離于五行而人稟之

且者亦五行而已因物致用咸有神益也惟斯民由之而不知必待聖人嘗之以知毒然後以之養生則其生不夭以之治疾則其疾不作其旨昭明于天下然後百王有作莫能加焉蓋先聖後聖其道一也觀此則三墳六經有以異乎

制字命物章第二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字書之作包括象數物物妙理可得而推況本乎地者味自具本乎天者氣自彰其穀其果其畜其菜其藥動植之間有萬不同而氣味自然率不過五凡以象數寓焉

聖九

六

見乃謂之象物生而可見是謂有象有象矣則因鳥而溢益是謂有滋物之滋而日蕃則一二三四之數自此而始矣是謂有數字書之作有象可見有數可推者無不包括一物具一性一性具一理具理之妙其可卽此而推焉本乎地者味自具所以作陰德而養形字書之于五味無不該也以至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五藥爲療動而有能植而有生品彙萬殊不出乎氣味氣味滋榮不逃乎五行制字命物咸有妙理卽爲數所寓而求之無餘蘊矣且味者土也物成之時也物成而後有味故五味皆生

于土而甘苦鹹酸辛又皆本于淡淡者一也口入一而爲甘甘出十而爲苦木作酸也始于敷播卒乃收聚辛九數也物窮則變故辛甚則反甘甘十數也物極則反本故甘甚則反淡炎上作苦苦生甘也然火無正體體草木焉潤下作鹹鹵自鹹也亦有感于煎煩而鹹者焉此五味自然之理也

辰戌丑未皆土也故土王于四季之末然土由火生月令言王于季夏之後則未爲土之正矣此未所以爲土也戊合癸而癸位于子丑之間則戊潛于午未之分午未之分丁之位也戊親未而土旺故能出而

聖九

七

藏丁戌出藏丁則未土爲物成之時也明矣物成而形質充盈味可嘗也是謂物成而後有味味出而物成之物之成因于土故五味皆生于土于是窮于甘化于苦感于鹹作于酸變于辛然皆以淡爲本淡者水也水得一焉是謂淡者一也口入一而爲甘言甘能入淡甘出十而爲苦言苦能出甘木之作酸曲直木者也始于敷播言其生卒乃收聚言其成木成而有味故木作酸酸主收辛金成而有味故得九數九陽之窮陽窮能變故辛甚則反甘甘土成而有味故得十數十陰之極物極則反故甘甚則反淡淡者其本

之謂也火之本不苦也其味則苦苦生甘者火生土也然火爲至神緣薪顯照榆柳取之在榆柳棗杏取之在棗杏是以火無正體體草木焉水之本不鹹也其味則鹹鹵自鹹也若郇瑕氏之地沃饒而鹽是也亦有感于煎煩而鹹者若管仲焉煮海之利以富齊國是也凡此皆五味自然之理見于制字者也

夫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制字命物亦豈私智哉嘗泛論之桂猶圭也宣導諸藥爲之先聘若執以使梅猶媒也用以作羹能和異味而合桂能除臭散滯則草之有任者藪能除邪殺虫則辛之致果者其氣上而

聖九

八

疏達窮治腦疾故芎藭有穹窮之義能益精而定心氣爲氣之帥故遠志同得志之升草解則治濕痺而解散骨節諸風薏苡仁則緩其中而隨其意所以甘遂取直達若夫間之遂解倉取發斂若倉庾之倉桃雖果類然木所兆而神所藏楸雖瓜名然實之碩而材之堅枸杞謂之櫪以其可繼而久菖蒲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析莫之治析其冥而啟其明也礞石之治祛其蒙而發其覆也蘘有攘義則以除蠱毒蘭有闕義則以祓不祥芣苢之義或不或目莖豬之義卽一卽五葦若能致狂及治癩癩乃所以爲良芫花能毒魚及治疝瘕乃所以

爲元此類者不可僂指

鳳鳥有五德之文天地不能祕其靈河圖有奇耦之畫神明不能藏其象聖人法是以制字命物自然之眞理豈人爲之私智哉是故圭而後聘所以申其信也柱能宣導諸藥爲之先聘者如之是以桂猶圭也媒而後合所以重其別也媒可作羹能和異味而合者如是以媒猶媒也桂蘇類也以除穢臭以散積滯非草之可任者乎菽茱萸也以去邪毒以殺三虫非辛之致果者乎辛溫之氣上達腦之冷熱可除故芎藭有穹窮之義精有所益而定志心有所以而帥氣

聖九

九

故遠志同得志之升菴藓以除濕痺卑之義也解散骨節諸風解之義也緩其中而隨其意所以苴意人是也字之所以从意从以也夫間有遂通其水也故甘遂若夫間之遂倉之所畜積而散也故解倉若倉廩之倉木所兆而神所藏此果之所以爲桃實之碩而材之堅此瓜之所以爲楸櫨之可繼而久言引年也昌陽之得神而昌言益聰明也以析其冥而啟其明故謂之析冥以祛其蒙而發其覆故謂之礫石襄卻邪氣而除蠱毒故有攘義蘭殺除蠱毒而祓不祥故有闕義茱萸之使人有子故或不或以莖蓀之具

五味故卽一卽五葇蓉能致狂及治癩癰乃所以爲
良善之至也芫花能毒魚及去疝瘕乃所以爲元善
天之良也凡此類不可僂指皆制字命物不可以不究
其理也

蓋物囿于天地間雖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林川澤之異
地散植顯隱之異宜會而通之皆有明理可視而知可
聽而思以之養生而治疾以之防患而又災貴夫深究
而博識焉爾

東西南北旣以異方山林川澤旣以異地散植隱顯
旣以異宜疑有睽而不合乖而不同者然會而通之

聖九

十

雖蠕蠕之虫肖翹之物皆有明理視而可見者可以
知其形聽而可聞者于以思其義以之養生而治疾
而則眞精保而淫氣消以之防患而又災則禍害止而
邪毒除誠能所究者深而不泥于褻淺所識者博而
不淪于狹隘則方之形妙外之理寓諸氣味之間者

益昭然矣

其名定實辨章第三

天之所賦不離陰陽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毛羽之類生
于陽而屬于陰鱗介之類生于陰而屬于陽空青法木
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色白而

主肺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腎黃石脂法土色黃而主脾
觸類長之莫不有自然之理

天地之所以橐籥萬物者既不離乎陰陽則物之所
以範形于天地者亦豈外于陰陽耶氣變而有形留
動而生色形色自然法鳥著矣毛羽飛走者也鱗介
潛伏者也西方毛虫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南方羽
虫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東方鱗虫三百六十而龍
爲之長北方介虫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或生于陽
而屬于陰或生于陰而屬于陽者如此空青明目而
益肝抑又色青則屬乎木也丹砂養神而益心抑又

聖九

十一

色赤則屬乎火也金之色白而藏屬乎肺白如雲母
所以補肺也水之色黑而藏屬乎腎黑如磁石所以
補腎也至于黃石脂者黃土之色也土脾之屬也故
色黃而主脾觸類而長之則石脂有五色之異主五
藏之不同是皆理之自然各從其類者也資治養者
可不察諸洪西自然者爲善矣李陳兼去善出醜介
或質同而性異或名異而實同或孕正氣或托異類或
物化之未渝或物宜之相戾故芝稟五行之秀杞備四
時之養菊花異種因以別甘苦之味牡蠣異類因以辨
雌雄之體蜜成于蜂蜜溫蜂寒油本于麻麻溫油寒茲

同質異性也消異名而其性近薑異名而其質同附子
烏喙一本也故氣味相類蜀漆常山一體也故治療相
通蕪蘼生于芎藭蓬蘽生于覆盆茲名異實同也臘雪
疑至陰之氣可以治溫忍冬稟不凋之操可以益壽牛
溲下水乃土之所勝豕足逐熱乃水之所勝蟹骨續筋
乃金之所勝所謂各孕正氣者若此車前生于牛跡可
以利水菴菴生于馬漚可以補中絡石絡于石可以卻
老葦生于槐可以治風垣衣生于墻陰可以療疸所謂
托于異類者若此蟹化爲石有情化爲無情也然石蟹
之療漆瘡則與蟹同稷化爲鮒植物化爲動物也然鮒
之補不足則與稷同鈆丹以其鈆之性未變故可染髮
蠶沙以其桑之性未變故可治風敗席治筋者以人氣
之所漬藍布解毒者以藍性之尚存由是見物化之未
渝礬石殺鼠桑蠶食之則肥菴藷辟蛇駝驢食之則仙
馬得杜蘅而健若原蠶則在所禁羊食鉤吻而肥若躑
躑則非所嗜由是見物宜之相戾數者雖或不同要其
名定實辨理之自然則一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名之
不正實將安辨昔人有食螻蛄爲蟹者幾以勸學誤生
有服老芋爲茯神者幾以僞價增疾實名之不可忽如

此

得陰陽之和彰五色之異芝稟五行之秀也食苗葉于春夏食根實于秋冬杞備四時之養也莖紫氣香者味甘莖青氣蒿者味苦菊花之不同也是謂菊花異種因以別甘苦之味以左顧者爲雄以右顧者爲雌牡蠣之不同也是謂牡蠣異類因以別雌雄之體蜜成于蜂油本于麻體本同也蜜麻之溫蜂油之寒性或異焉此同質異性者也曰芑曰朴硝之異名也而味皆苦辛所謂其性近也曰生曰乾薑之異名也而出于一本所謂其質同也烏喙生于附子皆辛溫而治風是謂附子烏喙一本也故氣味相類蜀漆生于常山皆辛毒而治寒是謂蜀漆常山一體也故治

藥相通芎藭之葉曰蕪藤皆可以治腦疾覆盆之苗曰蓬蘽皆可以益精此名異而實同者也治熱以藥之寒故臘雪凝至陰之氣可以治溫延年以藥之耐故忍冬稟不凋之操可以益壽牛溲下水乃土之所勝牛土畜也土能勝水豕足逐熱乃水之所勝豕水畜也水能勝火蟹骨續筋乃金之所勝亦以筋木也以金而勝焉凡若此者各孕正氣者也車前牛跡所生也而能除濕是之謂可以利水菝葜馬蹏所生也而能益精是之謂可以補中絡石絡于石其可以卻

老者具石之性爾草生于槐其可以治風者具槐之性爾垣衣生于墻陰其可以療疽者具陰之氣爾凡若此者託于異類者也蟹化爲石蟹有情也而化爲石之無情然石蟹之療漆瘡則與蟹同者漆得蟹而散故也稷化爲鯽稷植物也而化爲鯽之動物然鯽之補不足則與稷同者氣藉稷而充故也鈹之色黑因熬而成丹而鈹之性未變故可以染髮者資其黑也桑之性寒蠶食而成沙而桑之性未變故可以治風者資其寒也敗席治筋非取其席取其氣焉是以謂人氣之所漬也藍布解毒非取其布取其藍焉是

聖九

十四

以謂藍性之尙存也凡若此者物化之未渝也石類之有礬石甘溫之性無變也鼠食之而殺桑蠶食之而肥草類之有菴藺苦寒之性無變也蛇卽之而卻駝驢食之而仙杜蘅鈎吻非補益之良也馬得杜蘅而健羊食鈎吻而肥原蠶躑躅非大毒之尤也原蠶于馬在所禁躑躅于羊非所嗜凡若此者物宜之相戾也或質同而性異察其性可也或名異而實同究其實可也或孕正氣則求其所稟或託異類則推其所附或物化之未渝于以考其本原或物宜之相戾于以避其所忌因子物而辨其理之自然因自然而

用之適其宜非燭理之士不能也夫名者實之所賓也名之不正則實將安辨循名而攷實則名不可以不正名正矣則實可以因名而得昔人有以螭螟爲懈者幾以勸學誤生則于所學不可以不窮其理有以老芋爲扶神者幾以僞價增疾則于所賣不可以不辨其真此二者不能正其名故無以得其實而以誤生增疾名實之不可忽如此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載之祀典者宜矣

權通意使章第四

物各有性性各有材材各有用聖人窮天地之妙通萬

聖九

五

物之理其于命藥不特察草石之寒溫順陰陽之常性而已以謂物之性有盡也制而用之將使之無盡物之用有窮也變而通之將使之無窮夫惟性無盡用無窮故施于品劑以佐佑斯民其功用亦不一而足也

溫涼寒熱物之性也可以去邪禦疾性之材也因其材而施于治療之際材之用也聖人參于天地以窮其妙智周萬物以通其理草石之寒溫不可不察陰陽之常性不可不順聖人命藥不特察之順之而已物各有性而性有盡制而用之則有盡者使之無盡材各有用而用有窮變而通之則有窮者使之無窮

交取互用旁搜熟察畏惡避忌激發制攝不特拘于一物之性味其性之無盡用之無窮以之施于品劑以佐佑斯民其功用所以不一而足也

于是有因其性而爲用者有因其用而爲使者有因其所勝而爲制者其類不同然通之皆有權用之皆有法也蟬吸風用以治風蚩飲血用以治血鼠善穿以消腹滿癩善水以除水脹乘風莫如鳶故以止風眩川泳莫如魚故以治水腫蜂房成于蜂故以治蜂螫鼠婦生于濕故以利水道所謂因其性而爲之用者如此車能利轉淬轄以通喉鑰能開達淬鑰以啟噤弩牙速產以機

聖九

六

發而不括也杵糠下噎以杵築而下也所謂因其用而爲之使者如此萍不沉于水可以勝酒獨活不搖于風可以治風鷓鴣制魚以之下鰓鷹制狐以之祛魅所謂因其所勝而爲之制者如此

蟬趨高潔惟吸風而不食故治風者用焉蚩有三種皆噉血于牛馬故治血者用焉鼠之穴土善穿者也以消腹滿蓋腹者坤之屬故也癩之捕魚善水者也以除水脹蓋水者腎之病故也風作而鳶飛焉故以鳶止風眩足以勝風而風不能摧也川深而魚歸焉故以魚治水腫足以勝水而水不能溺也以至蜂房

之治蜂螫鼠婦之利水道皆因其性而爲之用者也
車以轄而運淬轄以通喉取其利轉也鑄以鑰而關
淬鑰以啟噤取其開達也發而疾者莫如弩牙故取
以速產築而下者莫如杵糠故取以下噎皆因其用
而爲之使者也周官以萍氏幾酒禁川游者則萍可
以勝酒者明矣本草謂獨活得風不搖無風而動搖
療諸賊風則獨活可以治風者明矣鸕鶿魚所畏也
故取其制魚以之下鰓蓋鰓本于魚也鷹狐所畏也
故取其制狐以之祛魅蓋魅本于狐也皆因其所勝
而爲之制者也因其性而爲用物各有所治也因其
用而爲使物各有所感也因其所勝而爲制物各有
所服也三者所取不同其于已疾則一而已

且五穀皆養形也然豆不可多食五畜皆養精也然豚
無所補菜有葵久食則性鈍果有栗熟食則氣壅終食
之間不可不慎有如此者麻黃發汗節不去乃以止汗
陳橘消痰穰不除乃以致痰石葦毛能射肺椒閉口者
殺人一物之性不可不審有如此者

五穀地產皆養形也然豆多食則令人重故豆不可
多食五畜天產皆養精也然豚水畜而稟賦未盈故
豚無所補五菜爲充而葵則滑養竅久食則性鈍故

久食者非宜也五果爲助而栗則厚腸胃熟食則氣
壅故熟食者非宜也凡此終食之間不可不慎者也
麻黃之性溫若去其節則所以發表出汗也存其節
所以調中止汗也陳橘之性溫辛用其皮可以消痰
去涎也兼其穰適以生痰脹脾也石葦止煩下氣毛
不去則射肺椒能開腠通血口不開則殺人凡此一
物之性不可不審者也終食之間不可不慎一物之
性不可不審則食飲和劑詎可忽諸

推是以泛觀根莖花實之異性草石骨肉之異宜或相
資而相養或相勝而相制如是而定君臣如是而分佐
使如是而別奇耦如是而審銖兩非達于理而明于權
鮮有不傷人之形者彼膠于世俗滯于通方而曰醫在
是果知道也耶

聖九

六

根趨于下莖達于上發而爲華結而爲實所謂異性
者也若草之美石之悍骨之強肉之弱所謂異宜者
也或相資而相養有若母子之道者焉或相勝而相
治有若夫婦之義者焉一君二臣所謂定君臣也三
佐五使所謂分佐使也奇數爲分耦數爲卑所謂別
奇耦也積黍爲銖積銖爲兩所謂審銖兩也相資者
相得而良相勝者相激而發君臣佐使相待而致用

別奇耦而多寡有節審銖兩而輕重有宜故非達于
理而不蔽明于權而不執鮮有不傷人之形者彼膠
于世俗之淺見滯于通方之曲說而曰醫在是則讀
方三年謂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無藥可用其
于道也烏足以知之

聖九

九



于道也烏足以知之
世俗之淺見滯于通方之曲說而曰醫在是則讀
方三年謂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無藥可用其
于道也烏足以知之
世俗之淺見滯于通方之曲說而曰醫在是則讀
方三年謂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無藥可用其
于道也烏足以知之
世俗之淺見滯于通方之曲說而曰醫在是則讀
方三年謂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無藥可用其
于道也烏足以知之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十

宋辟雍生吳而視註

審劑篇

因藥以制劑猶設官焉因劑以療疾猶分職焉人足以任官官足以稱職則政治舉矣調藥之劑詎可苟耶聖經于此所以欲致其審而不忽也

氣味委和章第一

五運六氣天所以命萬物五藏六府人所以法天地屈伸呼吸皆消息盈虛之數資物氣味成生載形析有餘以補不足豈能外天地之至理物有氣臭有性味合之

聖一

則一離之則異交取互用以爲虛實補瀉之法

五運相襲六氣分治萬物于此受命焉此之謂天所以命萬物五藏爲裏六府爲表有陰有陽卽天地之陰陽也此之謂人所以法天地屈伸有往來之理呼吸有歛散之宜皆天地消息盈虛之數也資物氣味成生載形者天產爲氣地產爲味食天地之氣味以成其生以載其形也析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平爲期是乃天地之至理也物有氣臭者言天產有性味者言地產觀此而冥焉合之則一知此而辨焉離之則一異精食氣而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形食味而精不足

者補之以味五味五氣各有所損各有所益益之而
虛者補損之而實者瀉此之謂交取互用以爲虛實
補瀉之法補瀉之法故春夏溫熱秋冬涼寒氣之常也法四時之氣以爲治
則治寒以熱治熱以寒逆之以治其微寒因熱用熱因
寒用從之以導其甚上焉以遠六氣之犯中焉以察歲
運之化下焉以審南北之宜合氣之機不可失也

陽始于春而盛于夏陰始于秋而盛于冬故春夏溫
熱秋冬涼寒氣之常也氣既不同疾亦隨異斯有法
四時之氣以爲治焉治寒以熱濟其寒也治熱以寒

聖十

二

濟其熱也此之謂逆之以治其微方寒之微而熱治
之治之不已則寒格熱而益加故因熱而用寒方熱
之微而寒治之治之不已則熱格寒而益加故因寒
而用熱此之謂從之以導其甚至真要大論曰微者
逆之甚者從之此之謂也天有六氣陰陽異也中有
四歲運五紀異也地有南北方域異也遠其犯察其運
時審其宜則寒熱之治尤不可苟通天下一氣則天也
地也地也無適而非氣氣之機日運不已其不可失

者如此

木鹹火苦金辛水鹹土甘味之成也合五行之味以爲

治則以陰陽未嘗偏廢故骨欲收酸可以養骨筋欲散辛可以養筋脈欲爽鹹可以養脈氣欲堅苦可以養氣肉欲緩甘可以養肉察味之宜不可妄也

風生木木生酸熱生火火生苦燥生金金生辛寒生水水生鹹濕生土土生甘五味之養缺一不可此所謂陰陽未嘗偏廢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爽熱之氣爽故其味可用以堅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骨

聖十

三

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脈爽則和故鹹可以養脈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味之所宜者如此庸可妄乎

乃若臭生于氣氣化爲臭木化而臊火化而焦土化而香金化而腥水化而腐其臭惡者又有不食之戒如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羸羶犬赤股而躁臊鳥曠色而沙鳴豕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聖人特致其辨焉

臭生于氣則氣者臭之始氣化爲臭則臭者氣之終

五行皆氣也故化而爲臭然腥臊羶香可以供膳羞
自牛之膻至馬之蠖則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蓋天
地陰陽之戾氣鍾乎羽毛者也聖人建內饗之職所
以特致其辨焉

世之人知藥爲真不知穀畜可以爲食治知性味爲本
不知氣臭自有致用之異而又寒熱溫涼收散緩急同
謂之性觀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蘭草治脾痺鮑魚
利腸中均以氣臭專達豈槩以性味論與況司歲脩物
天地之專精也苟非司歲則其精散質同而異等也古
人原氣味之生必察六氣所孕則措諸治保力化之用
豈無多少淺深之別哉燭理之士又當審此

五藥之可以治療人所同知也然五穀爲養五畜爲
益或作陽德或作陰德而世之人莫知其可以爲食
治焉五味之可以有節人所同知也然化氣爲臭則
腥臊羶香不獨可食而亦可以已疾世之人亦莫之
知也芳草之氣美故能重盛于脾石藥之氣悍故能
滋益其熱二者急疾堅剛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蘭
草治脾痺其氣足以除陳氣也鮑魚利腸中其臭足
以通瘀血也凡此皆以氣臭專達而不特用其性味
爾至若專精所鍾六氣所產是皆天地陰陽之和而

非所謂戾氣也可不審耶

表裏深明章第二

流變在乎病主治在乎物制用在乎人三者並明則可以語湯醴散劑疾徐緩急之用夫豈循常守數以徇世俗之耳目哉古今異習情有醇薄容色異見氣有淺深經絡之別候有表裏府藏異同形有內外蕩滌浸漬先後之序也發散收斂陰陽之辨也清濁高下緩急之意也多寡輕重久新之証也要在去邪輔正以平爲期循名責實未可以一槩論

失陰陽之和則病之傳也無已有病矣必因物而治

聖十

五

其病有物矣必因人而用其物三者並明則人足以用物物足以治病推而明之變而通之故可以語湯醴散劑疾徐緩急之用夫豈循常守數以徇世俗之耳目也哉上古之始湯醴以爲備爾民情之醇也中古以來湯醴以爲服焉民情之薄也此所謂古今異習情有醇薄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而疾已之期近其色見深者醴醴主治而疾已之期遠此所謂容色異見氣有淺深至若候有表裏者表爲陽裏爲陰形有內外者內主藏外主府湯液之用亦各有異蕩滌爲先浸漬爲後是爲先後之序發散爲陽收斂爲陰

是爲陰陽之辨以其治有緩急故爲之清濁高下之節以其病有久新之証故爲之輕重多寡之權凡若是者皆所以去其邪輔其正以平爲期而已循名責實未可以一槩論在夫能適事之宜爾

故內治者自內以達外湯醴丸散丹之類見于服飲者是也治外者由外以通內膏熨蒸浴粉之類藉于氣達者是也夫湯液主治本乎腠理凡滌除邪氣者于湯爲宜傷寒之治多先于用湯者如此醪醴主治本乎血脈凡導引痺鬱者于酒爲宜風痺之治多專于漬酒者如此散者取其漸漬而散解其治在中久病痼疾劑多以

散者理如此也丸者取其收攝而其治在下腹中之病及不可散服者宜用丸也至于成丹則火力烹養有一陽在中之宜金石之類多取焉

香病之內外常相應也治內者必達于外治外者必通于內此表裏之符也納之府藏之中所以治內故有湯醴丸散丹之類見于服飲者焉施諸肌膚之間所以治外故有膏熨蒸浴粉之類藉于氣達者焉夫湯液烹煎而成以取其清而不汙其主治則本乎腠理蓋流衍而至于腠理也醪醴醞以稻米炊以稻薪其主治則本乎血脈蓋發散而至于血脈也故凡滌除

邪氣者于湯爲宜傷寒之治多先於用湯也導引痺鬱者于酒爲宜風痺之治多專于漬酒也散之于湯爲稠而濁故其治在中丸之于散爲會而聚故其治在下至于成丹則火力烹養熱所蘊焉一陽之所藏也若此者所謂見于服飲者也

膏取其膏潤以祛邪毒凡皮膚蘊蓄之氣膏能消之又
能摩之也熨資火氣以舒寒結凡筋肉攣急頑痺不仁
熨能通之也蒸言其氣之熏以發腠理燒地爲之所以
啓元府也浴言其因于湯浴以泄皮膚而利肌肉也粉
則粉密其空隙也

聖十

七

以膏之澤而其治也淺而緩故皮膚蘊蓄之氣膏能
潤之又摩之以熨之熱而其治也深而達故筋肉
攣急頑痺不仁熨能通之也蒸以發之故腠理元府
由是開焉浴以滌之故皮膚肌肉由是泄焉至于粉
則有所閉是謂粉密其空隙若此者所謂藉于氣達
者也

夫內外之法固如此然必先明乎物然後可以明乎人
明乎人然後可以明乎天病在上焦者先食後藥使氣
上而不下病在下焦者先藥後食使氣下而不上在四
肢血脈者空腹在且其氣可以旁達在骨髓者飽滿在

夜其氣可以深入此明乎人者也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冬宜溫劑此明乎天者也天人兼明是謂知道

上文所言內外之法也然物之制用因乎人人之受命因乎天故先明乎物然後可以明乎人明乎人然後可以明乎天也病在上焦者先食後藥食下而藥上故使氣上而不下病在下焦者先藥後食食上而藥下故使氣下而不上四肢血脈者空腹在旦旦趣乎陽而又空腹此氣之所以旁達其骨髓者飽滿在夜夜伏乎靜而又飽滿此氣之所以深入上下動靜者人也故謂之明乎人春爲發陳故宜吐夏爲蕃秀

聖十

八

故宜汗秋之宜下與木皆落也冬之宜溫思傷嚴凝也春夏秋冬者天也故謂之明乎天人則有爲天則無爲天人兼明則無季真接子之蔽其于道也庶幾焉故曰知道

士致用協宜章第三

物生之初氣基形立而後性味出焉審劑之初專性味而失氣體之求是未盡陰陽之道者焉

天以陽降其氣地以陰成其形物之生無不囿于形氣也然氣基形立必有溫熱涼寒之性鹹酸甘苦之味出焉然則形氣者性味之本性味者形氣之末工

之審劑齊其末而不知其本故專性味而失氣體之求是豈知稟受氣形蓋有一陰一陽之道焉

且苦火味也或以燥或以泄則燥者爲陽而泄爲陰辛金味也或以散或以潤則散者爲陽而潤爲陰徒分金火陰陽不知一體之中陰陽兼備偏而用未免爲曲士之蔽況人氣周流通于晝夜臆中臣使歸于權衡一或升降不平冲氣離隔必資在物氣體以抑揚損益則殊質異稟豈易明耶

火位丙丁丙陽火也丁陰火也味而爲苦得丙丁之氣焉故苦之爲燥者應陽火之丙味之爲泄者應陰

聖十

九

火之丁金位庚辛庚陽金也辛陰金也味而爲辛得庚辛之氣焉故辛之或散者同陽金之庚辛之或潤者同陰金之辛世之人知陰金陽火立爲二物而不知一體之中又有陰陽之辨焉苟泥於陰陽而不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未免爲曲士之蔽也人之受命賦形不離陰陽而二氣周流于一身通乎晝夜之道臆中者臣使之官歸于權衡取其平而不偏固不待於外物以爲治也奈何一或升降不平冲氣離隔陰陽之氣有戾可不資在物有氣體者以治之乎以中和之物致中和之用抑過而揚不及損有餘而益

不足則彼殊質異稟可不明乎

故鬱而不散爲壅必宣劑以散之如痞滿不通之類是也留而不行爲滯必通劑以行之如水病痰癖之類是也不足爲弱必補劑以扶之如氣弱形羸之類是也有餘爲閉必洩劑以逐之如臍脹脾約之類是也實則氣壅欲其揚也如汗不發而腠密邪氣散而中蘊輕劑所以揚之怯則氣浮欲其鎮也如神失守而驚悸氣上厥而瘕疾重劑所以鎮之滑則氣脫欲其收也如開腸洞泄便溺遺失瀉劑所以收之瀉則氣着欲其利也如乳難內秘滑劑所以利之濕氣淫勝重滿脾濕燥劑所以除之津耗爲枯五藏痿弱榮衛涸流濕劑所以潤之舉此成法變而通之所以爲治病之要也

聖十

十

而病有不同劑亦隨異以無方之劑足以應無窮之病者凡以制而用之各有宜焉五藏之氣欲通而不閉也故鬱而不散則爲壅壅得宣而發故必宣劑以散之如痞滿不通之類是也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滿更虛是爲平氣痞滿不通則其氣無自而升降矣宣劑以散之豈不宜哉五藏之氣欲運而不止也故留而不行則爲滯滯得通而達故必通劑以行之如水病痰癖之類是也水生于腎病流于體痰因于

飲癖聚于胃水病痰癖則其氣無自而流轉矣通劑以行之豈不宜哉氣弱而不勝其食飲形羸而不見其充盈若此之類不足爲弱也必補劑以扶之則不足者壯矣支滿膈塞腹爲脹脹浮濇相搏爲脾約若此之類有餘爲閉也必洩劑以逐之則有餘者却矣實則氣壅者外閉而中滿如汗不發而腠密八風客于元府也邪氣勝而中蘊五氣傷而淫勝也若此者輕劑以揚之則實者泄矣怯則氣浮者本虛而未盛如神失守而驚悸則心不持而恐思乘之氣上厥而瘖疾則陽不降而首疾作矣若此者重劑以鎮之則

怯者寧矣滑則氣脫者內耗而外越如開腸洞泄則風傷于腸胃便溺遺失則腸虛而不制若此者濇劑以收之則滑者止矣濇則氣着者其氣附而不散如乳難而不下內秘而不通若此者滑劑以利之則濇者決矣濕生土土生脾濕漬于藏氣浮于四肢腹大而體重津竭而少氣是爲濕氣淫勝腫滿脾濕之病若此者治以燥劑所以除其濕也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消渴水道數利或便難駛藥數下是爲津耗爲枯五藏痿弱榮衛涸流之病若此者治以濕劑所以潤其燥也凡此十者治病之成法也舉此成法變而

通之所以爲治病之要以此爲要則推而廣之以致其詳萬舉萬當之道也

昔人語藥必爲之情蓋至理所寓必欲探索觀其任能有獨用專達之法相須相濟有君臣贊助之義或增或損又隨病機變態之宜至于畏惡忌避激發制攝亦有時而取用者豈執一而廢百哉

一物具一性一性具一理藥之爲用苟能窮至理所寓探其隲索其隱然後制而用之則無施而不宜矣昔人語藥必謂之情者以此觀其任能有獨用專達之法古方謂之單行獨用一物專達一病也相須則

聖十

七

相得而良者也相濟則相得而治者也若此者古方謂之相次爲君爲臣爲贊爲助相治之道也或增者益而與之多或損者減而與之少悉隨病機變態之宜而已其間有畏惡避忌宜不可同用若激發制攝有時而取用者豈可執一以廢百哉得圓機之士始可與語此

昔人語藥必爲之情蓋至理所寓必欲探索觀其任能有獨用專達之法相須相濟有君臣贊助之義或增或損又隨病機變態之宜至于畏惡忌避激發制攝亦有時而取用者豈可執一而廢百哉

其精萬舉萬當之道也

